

嘗考讀古今輿圖疆里之書所載山川之隆窪時賦之豐嗇
與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誠有資於治術矣而文采
則不足及觀歷代詞人寸子賦名都言井里擷蟲魚草木之
華多宮闕城郭之盛極其偉麗矣至於攬景物之蕭條感變
聲之哀颯亦淒淒涼悲慨嚼徵含商然以語治之得失民之
休戚則概未之及也蓋著述之不能相兼如此今讀中丞蒙
齋先生黔書則不然先生之書蓋專為治黔者法也黔地居
五溪之外於四海之內為荒服其稱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
尺寸皆山歛水所謂平原曠野者積數十里而不得袤丈其
人自軍屯衛所官戶成卒來自他方者雖曰黔人而皆能道



其故鄉無不自稱為寓客其真黔產者則皆苗獠犵狁之種
掠劫仇殺獷悍難馴易於負固其土田物產較他方之瘠薄
者尚不能及十之二夫以黔之地之人之不可倚於守也如
彼其田土物產之無可利賴也如此夫國家亦何事於黔哉
吾聞先生之言曰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扼而滇楚之吭可扼
國家數十年來亦知荒蕪之壤無可供天府之藏猶且曰仰
濟於他者歲糜金錢而不惜者牧寧之道固如是也然則黔
治則有与之俱治者黔亂則有與之俱亂者先生以英偉之
才深沉之識身處其地知之審憲之決矣故其為書於所以
致治而防亂者三致意焉道里之險易也詳之所以謹偵伺

嚴往來也山谷之迂曲者徑遂者必分別誌之所以慎封守
飭固圉也夫治蠻徼者審其地理察其人情始焉必無以啟
之而繼焉必有以制之慎稽其出入之門戶嚴志其臺與之
離合防其扼塞絕其勾連禁其剽劫審其器械材力之長短
利鈍而善禦之所謂有以制之者也使之相安於其習俗相
繫於其慈閭厚苗勿驚於擾索土司勿困於誅求所謂無以
啟之者也故先生之書既重於嚴兵守土而尤重於羈縻撫
綏每於前人定亂服叛之舉其不事張翼不煩兵革者必詳
津書之以為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可師此先生所以治黔而
即可永為治黔之法者也雖然先生之為是書又不獨以經

濟自負也蓋其英偉之才淡沉之識具雄奇而擅博與者又
寔為詞人學士之宗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先
生以發其菁英而抒其麗藻是故椎斲剝木皆可入王會之
圖也踏月吹笙皆可作為都之賦也飛雲白水之瀑可以媿
美於台廬也濟火闢索之名可以扶寔於紀載也牡丹之花
並於洛陽渥洼之產雄於冀北以及丹砂卉艸水銀雄黃之
屬皆艷稱而悉數之使人之眎黔以為名邦以為樂土慕而
安之美而賦之蓋不欲使天末一隅為曹鄴之無識於季札
且將如吳蜀之見賦於左思先生之於黔不亦思淡而意長
乎後之請是書者既賴於治黔而又資其餘材以考究史傳

乞靈祠賦則是書也豈獨與爾雅方言與夫稽含之狀郡元
之經同日而語哉至於龍塘之祠記曾昔先民而不以異同
相訾訾則尤索與漸焉之感心矣嘉夫來黔受其書而讀之
不禁快然曰是書也經在久車任人之取摭而各得所謂仁
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蓋著述之兼美者莫
踰於此矣因樂為之序康熙庚午九月浙西徐吉夫序

蒙齋說

德州田綸霞先生由撫吳徙鎮黔中自號曰蒙齋而屬余為之說余考易之家卦上艮下坎坎之陽爻為九二其辭曰包蒙吉艮之易爻為上九其辭曰擊蒙利禦寇蓋九二一易為內卦之主統制羣陰繫之以包有含容之義含容者非徒事於和將以教思為涵育者也上九以剛居上治蒙過剛則繫之以擊有奮迅之意奮迅者非徒事於斷將以時行為變革者也使徒事於和則死而不嚴而剛柔不可以相接徒事於斷則憐而不舒而上下不能以皆順夫子之家皆治蒙之動也然治蒙之道以教育為本不得已而時至事起則克以革

之故有內外之分焉而序卦六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然則包之者居先擊之者居後義固有不可見者先生自吳來黔黔之民益蒙之甚者也芑愚闇塞而弗率厥迪者有之桀鰲而不可馴者有之先生曰吾以身處乎蒙之中而与之相習然後可以無所拒無所不容以之為包而可無所事於擊蓋擊蒙者任事而包蒙者必先任德上之過剛誠不若二之剝中也而蒙之義全矣故先生之治黔率養之以寬而人皆革面舉而措之天下亦猶黔也然則先生始精於蒙卦之義而乃以蒙自命也耶若夫以養正為聖功者註疏云懷德於隱使人莫能測其淺深先生則誠有之而豈

余所能淺窺乎或曰童蒙孔我初筮告先生於此殆又有靈懷好問之義焉是說也亦當質之於先生浙西徐嘉炎又題

黔書卷上目

初建

設科

建學氣附

苗俗種類部落

黔風

方言

平亂

鹽價

救火

洋河江

改隸

定黔

苗俗

土官

治苗

積穀

未備附

禮火

山水

紫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開索嶺

尊鏡橋

鐵鍊橋

大相見坡
小相見坡

白雲山

扁酌泉 賦附

白水巖

柳坑

象冢

涵碧潭

飛雲巖

雙井

碧雲洞

東山

甲秀樓

黔書卷上目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黔書卷上

黔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庚子年

黔書卷上

初建

濟南 田 雯 蒙 益 編

貴州之得名始于元前此則梁州鬼方靡莫黔中牂牁羅甸
羅施羈縻州也至元十六年諸蠻降置八番羅甸等處軍民
宣慰使及都元帥府於貴州是以有貴州之名也厥後相沿
而勿改明洪武中設貴州思州思南三宣慰而別設都指揮
使司於貴州領貴州衛貴州南衛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
都勻威清平壩善定安莊安南普安赤水畢節永寧烏撒十
八衛安南安龍平彝樂民摩沅普市白撒阿落密黃平九千

戶可永樂十一年廢思南思州宣慰司始設貴州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以簡廷瑞為布政使領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
黎平烏羅新化八府十八年始設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
正統四年始命右副都史丁濟巡撫貴州成化三年始以程
信為兵部尚書總督以湖雲貴十年設程番府於程番長官
司弘治六年設都勻府隆慶二年改程番府為貴陽府移治
省城萬曆二十年以安順州為安順軍民府二十八年減播
以播地設平越府崇禎三年以水西地設開州一州敷勇鎮
西二衛於襄修文赫毅濯靈定南威武息鋒柔遠八所我
朝順治十八年平馬乃營設普安縣康熙三年平水西設平

遠大定黔西威寧四府

論曰貴州古荒服地也東臨荆楚西接蜀粵南倚滇雲亦
西南之輿區也雖華陽黑水列在方州而毒溪瘴嶺蔽日
尋雲一線羊腸長空切漢行路之難。於上青天加以衣
羽穴居鳥言推轂之倫星羅而密布則樂天御音大黃日尋
於攻剽格鬪故雖以雲帝之駐殷宗之賢必七旬而後格
三年而後克不其難乎莊騶之略地有同假道唐蒙之持
節戡萬斯空即或帶帑奉王安二羈縻勿絕而已至明漸
入版章側有內地分符竹建神關表此極藩焉其其間宿
叛不一梟忽靡常亦百戰而後有之有之誠非易矣奈之

何明臣何文淵葉臺山乃欲效公孫弘買捐之之議也夫
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矣召公為政日
闢國百里豈未之前聞乎今日海隅又安南人向化抑知
荒落之壤無翠羽瑤珠又犀拱璧可供天府之藏然猶且
日仰濟于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
聖天子教寧之道如是耳

附錄 蜀杜光庭錄異記云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
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
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皐氏樊氏柏
氏鄭氏五姓皆出爭為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

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上為舡離畫之
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為廩君務相船獨浮於是遂稱
為廩君乃乘其上船將其徒年當夷水而下至鹽壩壩
壩水神女子指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廩君與君俱生
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泛
廩君宿且執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蟲日廩君欲殺之
不可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絲通
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
之廩君主造石上望廩君青絲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
反身初與俱飛者皆去廩君渡東土舡下及尼城尼城石

年也漢分六曲上之如大廣石雙口吾所與六中出今
又入此界何所也九嶺廣二尺餘階階相次廣石雙之岸
上而平石五六丈一丈餘石其上也家計築皆石
為固立城其下而名之其後杜勳遂縣秦并天下以為黔
中郡

改隸

貴州古梁州南境戰國隸于楚既隸于秦漢分隸牂牁河犍為
武陵三郡荆益二州唐隸黔中荆南二道採訪使晉天福五
年附於楚宋至道三年分隸荆湖劍南東西路元豐改隸湖
北慶州二路元分隸湖廣四川雲南廣西四行省明洪武初

分隸雲南湖廣四川三布政司後設都司於貴州領十八衛
九所永樂十一年改貴州宣慰司隸貴州布政司宣德中蒼
烏羅新化二府入黎平銅仁府萬曆二十八年改湖廣平溪
清浪偏橋鎮遠四衛隸貴州黎平府隸湖廣三十一年復以
四衛隸湖廣黎平府仍隸貴州我朝康熙十一年改龍里平
越都勻普定四衛為縣省安莊衛入鎮寧州清平衛入清平
縣黃平所入黃平州新城所入普安縣二十二年改黔西平
遠二府為州省新興所入普安縣移縣治於所地仍改偏橋
鎮遠二衛隸貴州即省鎮寧入鎮遠縣二十六年裁都司改
貴州衛貴州前衛為貴筑縣設縣治於省城改鎮西威清二

衛為清鎮縣設縣治於威清地者赫毅威武二所附之改平
壩衛為安平縣者柔遠所附之改安南衛為安南縣敷勇衛
為脩文縣者脩文濯靈於襄息烽四所附之改永寧衛為永
寧縣者晉市所附之改畢節赤水二衛為畢節縣設縣治於
畢節地者興隆衛入黃平州新添衛入貴定縣各移州縣治
於衛所又者烏撒衛入威寧府普安衛入普州偏橋衛入施
秉縣定南所入普定縣安籠所入南籠廳改大定府為州
論曰地之分合因乎時制之便否酌其宜失牙之說柱益
未可膠也黔之幅員六甚福天在昔截楚移播而後成有
如水田之衣雖則成衣然投襟則肘露而短方至前也稽

戶口考祖庸不足泛知苦之後而又錯之蠻髦之御加之
兵燹災青之餘民不餘什一烏賦不敵東南小郡焉說者
謂宜割楚之沅辰蜀之遵義粵之泗城以益之然而職方
既定有所不必紛更也若夫改衛所為縣軍則久已為民
裁七弁而歸之有司事權遂一積弊可清國家之立制誠
至當天

設科

貴州設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元年始令貴州生儒就試湖
廣宣德元年詔雲南合試至嘉靖十四年乃泛逃後王忬給
事中田秋之請開科於貴州宣德二年定會試南北中卷數

以雲貴入中卷我朝因之如舊

論曰科目設自隋唐而貴州不与時無劉蛻天流未易破也逮洪宣之季而合試始詔迄王田之請而御闈以分因額數之定而中卷以入何其遲之又久哉然方其未分也解額不過二十一人其獲登進士榜者科或二人或三四人未嘗無一第也及其既分解額二十五人漸增至四十一人南宮之薦踵相接也蓋自王文成鄒介瞻講學明道人知向學故黔之士能望的而趨握瑾以售正不乏人也我國家定黔以來興賢造士設科者七闕門之典視昔加盛矣夫輪囷雜奇可為萬乘之器膜腴脯腊尚供滋膳之需

既列賢書豈難上策此雖鼓舞人材者之責也然而黔之士曷不勉乎哉

附請建學疏題為聖德普洽寰區敬請脩舉學制以隆文教事竊惟全黔邊徼遐隴民苗雜居向者禮讓未興剽悍成習我

皇上道隆德盛典學崇儒文明充被而芹藻之子均沾教化秀穎之民咸沐恩澤固已彬彬稱盛矣臣某忝任撫黔以啟崇學校為先蓋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根本禮明樂備者猶將踵事增華簡略因循者曷可不秉時興舉按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

泉銅仁永從九縣尚俱未設學校據該屬士子紛紛呈稟
荒寒之士勵志芸牕登進無自臣借司道諸臣籌議建學
育才誠不可緩凡一切冗村考工何敢仰需公帑至于額
進童生查貴筑為省會附郭之縣謹擬照大學改取十五
名餘則概照小學改取八名武生貢廩一循定制而行董
率職官貴筑應請部送訓導一員餘俱暫以附近教職兼
攝俟人文寢廣另議專官又按新添鎮西興隆烏撒赤水
五學近因裁衛歸併貴定清鎮黃平威寧畢節五學矣夫
合兩地之人材限一庠之定額為數較隘生童進取未免
滯淹以故連名訴陳迄無止息臣思五衛舊學先師之

所式范諸生之所景附何可輕言汰弄自應照舊即以貴
定等五學教官董率之此確有直隸延慶懷柔之近例可
援凡此者或留舊學於既裁或議新學於初創臣非敢過
請宸聽寔以黔省窮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後可以正人
心變風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比合應仰懇 聖化之
隆仁義漸摩則致士風之阜彼魯公有苗嘗無侯七旬之
格天再照平溪清浪二衛學歷係黔屬思州府提調應試
貴陽不過五百餘里前因用兵之際將縣站改隸楚南而
學校隨之諸生應試東下武昌迨過川塗不一二千五六
百里資斧既罄而數世洞達駭浪篤志士心恒多畏阻臣

赴任時身過其地同僚呼額云兩科以來泛無一士能赴
武昌應試者情殊可憫應請復還黔屬就近提調之舊制
以示作養緣統學制事情用敢類列陳請臣謹具題係
丁煒曰典起文教為撫綏邊荒第一要義先生入黔首上
此疏輒邀明詔報可

定黔

明末流寇勢熾張獻忠據蜀借紳以延安人孫可望為軍師
已而疑之乃改為平東將軍又以李定國為安西將軍劉文
秀為撫南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陰制之獻忠戮蜀人幾
盡次及其兵漸及于將可望等懇值肅王至保寧獻忠中流

小書

矢刃可望率眾奔黔丁亥正月可望破遵義入貴陽出兵四
路搜捕菁洞平風龍新之間千里蕭然無雜火殺二月攻定
番州城屠之三日秋朝大帥西征兵至遵義可望聞風遁屠
貴陽城去至貴寧恭謀武石又率眾拒守城破被屠益者安
南音安等城遂入滇德兵羅連芳與前撫范鍾復貴陽城四
月苗賊藍 糾眾反陷清黃平浪園平遠總兵張守輝之
戊子七月仇志剛公玉祥與定熊據蒙州相攻圍貴陽城
八月武和賀率兵攻之圍解十月皮熊遣兵攻玉祥於烏江
為洋所敗乙丑正月仇總兵張元誠由是至偏橋皮熊遣楊
光法敗之八月可望以通好為詞遣其前鋒白文選取安順

府遂入貴陽攻青哇白納燕樓等箐洞破之旋撤去庚寅四月
月白文選襲貴陽入之李定國至自滇與皮熊范鏞等盟而
去八月可望至貴陽辛卯三月可望遣雲南僉事楊畏知謁
永曆請封為秦王設行營各官及府州縣衛所官遣營官臨
田徵租以十之三給民發兵攻遵義王祥走死收其部數萬
盡令歸田壬辰四月迎永曆於桂林置之安龍所凡永曆及
隨行文武支糧俱報可望開銷僅可以活六月攻寧永城侯
天柱降十二月改嘉定大定袁韜降甲午六月取重慶及武
涪州夔州己未正月李定國攻長沙破桂林為馮遂禮所擒
走新會丙申二月李定國由安龍所奪永曆遂滇丁酉八月

李定國

可望率兵向滇與李定國之圖然可望入滇思內變大
敗還十月劉文秀率兵還可望至貴陽可望出是時長沙降
論曰張獻忠之起一在行劫一在劫後入楚蜀轉
掠江右犯粵西二十餘年遂致播粵楚豫然湯之地宛其
餘者天也然思反元直也而存存山止而思明後賊元餘
皆也而向兵前也齊子通而可望也其志雖以子私个
而借漢宋元北漢元漢使於以元不逃扶之以白馬計
百年之心腹內清敵則其在十年後也其心也遠於神
外景耶之其何能久也李定國之討何能久也其
高平降賊一月早出石劫安城三軍遂平賊山

聖治之廟清遂貽黔民之樂利也迨後癸丑之冬又一駭
動旋經底定而木石金築之間歌昇平矣

苗蠻種類部落

古稱三苗之國在洞庭右彭蠡則即鄢以上皆苗也詩云蠢
衆蠻荆大邦為仇則三楚之間皆蠻也黔僻地西南窮山沃
菁所在無非苗蠻其種類各殊而部落亦不一矣爰稽其概
莫大於靈鹿莫悍於狝家莫惡于生苗何謂靈鹿水西之靈
鬼是也族衆而地廣故力上強所轄四十八日八目之下又
有九扯九縱百二十夜所皆里種為之而白者則其部落也
何謂狝家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一曰補

龍一曰卡尤一曰青狝青易定番廣順皆青狝而安順鎮寧
頂管則補龍卡尤也何謂生苗定番之谷蘭興隆清平偏橋
之九股都勻之紫姜天壩九姓九名鎮遠之黑苗銅仁之紅
苗黎平之場洞羅漢苗峒人是也此三者苗之竄為患者也
若夫青之宋人咸清平遠之蔡家則楚之所遷也定番之八
番土人龍泉之楊保則或遷或土著之舊民也其他若新貴
之東苗西苗廣順之花苗牯羊苗龍里之白苗青定思南之
短辰苗永寧募役之白裸平伐平遠之允牂都勻黔西之木
老康佐會竹寧谷西堡之龍家都勻石阡黎平之狝狝新添
石阡之蠻人善安之楚人皆可以鞭笞使者也其部落有轄

於土司者亦有散處於州縣者其轄於土司者貴陽所屬新
貴則有中曹養龍白納虎隆喇平定番則有程番土馬小程
靈番洪番方番韋番卧龍小龍金石羅番大龍廬山木瓜麻
響普大華廣順則有金筑開州則有柔西貴定則有平伐大平
伐小平伐把平龍里則有龍里水東大谷龍小谷龍羊場修
文則有底賽等司安順所屬普安則西堡寧谷鎮寧則有康
佐十二營永寧則有頂營募役沙營普安則有土官營等司
此上游之土司也而水西安氏不與焉以言乎下游平越府
所屬平越縣則有楊義寶安則有草堂寶水黃平則有巖門
重安朗城餘慶則有土縣丞主簿新添則有新添丹平丹行

等司都勻府屬都勻縣則有都勻邦水平浪平州天壩獨山
則有獨山豐寧爛土麻哈則有樂平平定麻哈等司鎮遠府
屬則有土同知土通判土推官鎮遠縣則有土百戶印水偏
橋等司至於銅仁縣之者溪提溪烏羅罕頭則屬於銅仁府
者也安化之辦事蠻夷沿河朗溪土百戶縣丞主簿寧韓偏
刀水之土巡檢印江之土縣丞婺川土百戶皆屬思南府者
也石阡府之石阡苗民其自屬者也龍泉之土縣丞主簿則
自屬而總屬於府者也黎平之潭溪八舟龍里中林古州新
化歐思亮寨湖耳洪州赤溪西山則屬於府者也思州之都
平黃通都樂施溪等司六屬於府若此者世其土即世其民

蟬聃而曼衍事奪在戰攻苗蠻之患率釀於土司自昔然也
丁煒曰歷叙苗蠻種類部落較若列眉西南夷傳百濮考
遜其詳盡苗蠻之患釀於土司須黔皆坐此病

苗俗

十年幼學曾披山海之經早歲登朝親與享王之會以云觀
記未若今茲離居十里之區便是三苗之種既無姓氏之譜
系孰察其詳賴有父老之流傳嘗聞其略試言大者莫過羅
施即問從來亦稱鬼國長身黑面依然豺虎之倫刷齒縛屨
本是新離之習布囊籠髮而為角類在肩被羊皮鳩杖鍍銀以
稱苴更甚頂冠竹笠食無兼味盟盃皆用漆皮病不延醫禳

除但漫祈禱行軍則率然相應掉尾斷頭諺云水西羅鬼斷頭作字

則蝌蚪遺風稱先則古蚊字類千人馳鐵馬張蓋可以招魂至時

此屋質交開刻木堪為約信重巖密箬自云帟豹在山勁弩

張矛寧畏車騎滿野烏蠻如此犀獠可知腰圍纏幅布不假

針工花表表祭竟屠牛祇思所繪種家言長者子與客如毛飲血蠕動

之物咸嘗細飭意結螺野植之竿共統龍家圍爐

卧寒夕夢魂飛去不向食枕搜求苗皆無被席地宴嘉賓竿酒

傳表二自能籌共無其具錯其酒而飲新鬼大而故小語任奚婆鬼師赤

降殃而白降祥卜說難骨骨難持斧林間翻拾橡駝牛版上

且高瓶醉鼓諸葛之銅醪金齊社諸葛銅鼓冷吹媧星之管連

袂踏歌滿山為道短屐終至骨難施六幅滿湘窄袖僅齊腰豈
識五銖務穀然而盤名繪蠟亦自可人結花于布或以蠟畫衣抹粉塗朱膏
多憐已臨以銀環護姁妥酷似廉鈎大而鬚髮一蒙茸金資馬鬣
以馬鬣雜髮乃雖採蘭贈芍為古聖之所不刪而踰禮濫闢六國
人之所共賤畢方獨脚時現如鶴之形履髻雙精徒弄吹燈
之伎欲寫鬼方之變相難貴鉛素以按亦聊為雜組之辭用
祭掀髯之袞

丁煒曰孟堅地里志同此古雅惟以整變散耳

花苗

花苗在新貴縣廣順州男女折敗布緝條以織衣無衿敷

而納諸首以青藍布裹頭少年縛楮皮於額婚乃去之婦
人歛馬鬣尾雜人髮為髮大如斗籠以木梳裳服先用蠟
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衣現飾袖以錦故曰花
苗其人皆有名無姓有屬無長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屬為
期無文字刻木為信懸結侏離陟岡巒躡荆棘捷如猿猴
散處山谷間聚而成村曰寨誅茅指字不加斧鑿架木如
鳥巢寢處炊爨與牲畜俱校無計具掘地為爐蕪柴而反
側以茨雖隆冬稚子率裸而近火所食多以麥稗雜野蔬
間有糲皆儲以待正供或享賓有終身不穀食者每歲孟
春合男女於野謂之跳月預條平壤為月場及期男女皆

更服飾極男則編竹為蘆笙吹之而前女則振鈴繼于後
以為節並肩舞迴翔婉轉終日不倦暮則挈所私婦
浪笑歌曉乃散聘資以女之妍媸為盈縮必生子然後歸
夫家以季夏為歲首屠牛醞釀以祀天有喪則宰牛名戚
屬遠近奔赴携酒食以賻之環哭盡哀墓不用棺斂手足
而瘞之其卜地以雞卵擲之不破者為吉病不服藥惟禱
於鬼謂其巫曰鬼師鬼師秉是以愚之或宰牲磔雞或殺
牛雞極貧必稱貸而為之往以此破產終不悔悟動
作必卜或折筮或齎雞取其胫骨与腦驗之

東苗西苗

是苗在新貴縣之谷池里男髻髻著短衣色高淺藍首以
織花布條束髮婦著花裳無袖惟遮覆前後俗与花苗同

牯羊苗

克孟牯羊苗在廣順州金筑司懸崖洞穴以居高者百仞
不設林第

諸苗之中已上四種稱淳樸悍見官長有不平惟泛其御
老決之輸租服役比於良民故其貧尤甚

青苗

在鎮寧州服飾皆尚青男子頂竹笠瑣草屨佩刀婦人以
青布一幅製如九華巾着之性强悍好爭鬪同於羅羅然

不敢為盜

白苗

在龍里縣亦名東苗而苗服飾皆白性慙而厲轉徙不恒
多為人僱役墾田往來負租而逃男子科頭赤足婦人盤
髻長簪

谷蘭苗

在定番州性兇頑善擊刺出入必持鎗弩響黨皆畏之

平伐司苗

小平伐司苗在貴定縣男子披草衣短屨婦人長屨盤髻
祭鬼殺犬豕則瘞以木槽

九股黑苗

在典隆衛凱里司與偏橋黑苗一類服尚青性尤兇惡震
溪穴披重鎧抗強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歛張矢無
不貫常嘯聚為亂

紫姜苗

在都勻丹平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很詐而饕餮
以十一月朔為節元日忌不出門二七而解犯者以為不
祥嗜殺尤甚

短屨苗

在思州苗軀以花布一幅橫披及汗

天苗

在陳蒙爛土天壩一名黑苗緝木葉以為上服衣短屨女子年十五六橫竹樓野外處之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生苗紅苗

生苗在施秉縣紅苗在銅仁府有吳龍石麻田五姓衣被俱用斑點女工以此為務牲畜不宰多搭殺以火去毛帶血而食之死用棺將所遺衣服袞像擊鼓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出戶以避鬼恐傷卜用梳同類相殺以婦人勸方解凡出劫富者出牛酒以集眾有獲則中分之遇殺死則出銀以償之被虜者必索

金贖少則加以非刑

陽洞羅漢苗

在黎平婦人食屨織錦服短衫繫髮帶結於背胸前刺繡一方以銀錢飾之數日必泚去沃髮濯滌之澗中婚姻先外家不則卜他族遠為生苗衣短衣佩弓弩小隙則操戈

黑羅羅

羅本處並訛為今稱有黑白二姓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寧者為黑羅亦曰烏蒙黑大姓俗尚鬼故又曰羅鬼罰漢時有濟火者汲水相惠故並復有功後封羅句國王即安氏遠祖也羅羅之俗惡而鬼主即鬼之至死猶舉其子

妊若妻妾戴之不敢貳故自濟火以千有餘載矣世長其
土勒四十八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世宗貴者
曰更直不名不拜錫鍤銀鳩杖借擬師保凡有大政取決
焉決則慕魁白魁罵色以至黑乍皆有職守其人淡目長
身黑面白齒以青布帛為囊籠髮其中而未於額若角狀
行則荷瓊戴笠見其主必左肩拖羊皮一片悍而喜鬪習
攻擊尚氣力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多且強也亦
有文字類蝌蚪文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盃七一
枝抄飯哺許搏之若凡以匕躍入口食已必滌臍刷齒以
為潔作酒盛盎而挿以薑管啐飲之男子雜髮婦人束髮

纏以青帶蒸殺旁通醜不忍也疾不延醫惟用巫禱曰大
奚妻事無巨細皆決之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繼
立其長次則集千人披甲青肥馬若戰以錦緞纒衣披死
者尸懸於野招魂而葬之張益於上盜鄰長首以祭不得
則不能祭期會支質無書券用木刻重信約上盟誓凡有
反側剽牛以謝領片肉即不敢復背善造堅甲利刃標鎗
勁弩置毒天末雷血即死

八畜

在定番州服食居處與漢人同其俗勞女逸男婦人直項
作髻紫紺纒履縞和稽儲之刺木作曰椎塘每臨炊始

取稻把入臼手舂之以寅午日為市燕會擊長腰鼓為樂
以十月望日為歲首葬不擇日夜靜出之

白羅羅

永寧州募役司及水西皆有之一曰白蠻與羅羅同為
下姓飲食無盃盃以三足釜灼毛諸血無論鼠雀蟻蠅
動物攫而燔之攢食若蔬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信以
牛馬草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為阿和俗同白羅羅以販茶
為業

打牙花

花猶其種有五矯而善奔輕命以黨觸之則糜沸得片肉

卮酒即捐軀與之男女皆以幅布圍腰旁無襪積謂之桶
屐花布者為花花紅布者為紅花各有族屬不通婚
姻殮以棺而不蓋置崖穴間高者危地千尺或臨大河不
施蔽蓋樹木主側曰家親殿在平地平遠者為打牙花
花剽悍尤甚女子婚嫁必折其二齒恐防害夫家也父母
死用長木桶為棺葬之殆焉

剪頭花

在新添男女蓄髮寸許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豕花猶身
面經年不頽與犬豕同宇得獸則咋食如狼在清平者頗
通漢語德約末石坪之苗氏司黎平之八舟古州曹清司

皆有之

木老

性狡悍善制刀初娶分寢生子後同處祀鬼用五色旂遇節則鼓歌迎祭亦有長幼之節新添都勻黔西皆有之

神家

貴陽都勻鎮寧普安皆有女人男子以帕束首躡屨好棲居有姓字衣尚青婦人多織好勤織以青布蒙髻若絮帽狀長屐褶積多者至二十餘幅拖腰以彩布一幅若綬仍以青布籠之短僅及腰躡履亦於孟春跳月用彩巾編為小圓球如瓜謂之花球視歡者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乃

絕之以姿色定聘費多至牛三五十頭喪則屠牛召親友以大甕貯酒執牛角徧飲必傾瀉淋漓而後快醉或至於相殺習陰陽家言蓋用棺以傘覆其上期年而火之不上塚以十一月為歲首以牛馬雞牲骨用米糝之以作醕至醖具為佳以多者為富又多蓄蠱毒夜飛而飲於溪有金壳謂之金蠱蠱每以殺人如不殺人即反噬其主又飲百物之毒以漆箭鏃中人血濡後立死性險譎嗜殺出入必負強弩帶利刀睚眦小仇必報近者勾遠賊為盜或乘眾出劫或禦人於塗累行征勅然兵至則散兵去則聚難於持久後用離勅法稍寧戢蓋黔志莫大於神家云

狗耳龍家

其種有四在康佐會竹者為狗耳龍家衣尚白好依溪林
薦莽之間男子束髮而不冠善石工婦人辮髮螺結上指
若狗耳狀衣斑衣以五色藥珠為飾貧則以薏苡代之春
時立木於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穴之
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以杵擊臼和歌哭舁之幽巖
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馬鐙龍家

在寧谷西僅頂營之間多張劉趙三姓衣尚白喪服則易
以青婦人則縵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簪束之一曰大頭

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若盂以尖笠覆之

宋家

此蓋中國之裔春秋時宋為楚子所蝕食傳其人民而放
之南徼遂流為夷即宋宣慰之祖也通漢語識文字勤耕
織男子帽而長襟婦人笄而短衫婿嫁男家往迎女家率
親屬輩孳之謂之奪親既歸且則進盥於姑舅夕則燂湯
請浴三日而罷喪並飯粥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

龍

蔡家

即宋人亦為楚所俘在咸清平遠男子製衣纏而衣婦人以

禮為髻飾以青布若牛角思高尺許用長簪緝之短衣長
屐以耕織為業喪禮殺牛宰牲吹簫笙羣聚跳飲命曰作
夏

土人

所在多有之在廣順新貴新添者與軍民通婚姻歲時禮
節皆同男子間貿易婦人力耕作種植時田歌相答哀怨
殊可聽歲首則迎山魃逐村屯以為儻男子粧飾如社影
擊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飲食之在黎平府曹滴司者
多思播流裔

狎獠

一曰楊黃其種六夥都勻石阡施秉提溪黎平龍泉潭溪
新化歐陽中林亮寨湖耳龍里萬山之中皆有之荆壁四
立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食而耕婦人
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箏以漁獵為業祀忌以三月朔父
母死則焚其衣服搭其牛馬以祭之婚喪以犬相遺

蠻人

在新添衛丹行二司性獠虎以丑戌為場十月朔日為節
祭鬼為樂又有丹家蠻在石阡沿河司俗與蠻人同

楊保

播州之裔性奸狡其婚姻祭葬悉同漢人死喪亦有挽思

哀悼之祀龍泉為多

蔡人

在普安州土營各營男女皆冠片氈垢不沐浴與滇之獠
裸同

峒人

性多忌喜殺出入夫婦必偶挾鏢弩自隨飲食辟鹽醬因冬
以蘆花為絮禦寒在石阡司即溪司者頗類漢人多以苗
為姓在永從諸寨者常負固自匿然少為盜在洪州者地
肥多稼而惰於耕作惟善剽劫常持刀挾弩潛伏陂塘跟
蹌篁薄中不可踪跡又招致四方亡命為亂歲饑愈甚故

黎平之盜洪州為竄

丁煒曰一經一緯合纂組以成文殊俗殊方閱湘縑如指
掌荆楚歲時之記無此雅馴齊諧志恠之書遜茲詭異豈
惟談苑先資寔為職方簡要字當千緡讀宜百迴

黔風

威德在木見月令之首頌迎春於郊驗條風之甫至漢家祀
事八佾舞以雲翹唐制春官三首錫采綵勝東京夢華錄仗
輕土牛荆楚歲時書紙裁春燕簾生菜佐餅登盤翩翩風
蝶隨花戲豔若夫弛金吾之禁放夜人行觀安福之燈踏歌
聲滿傳柑插柳樂正月之良宵起靈火城微開元之道事天

津橋上李蒼為吹笛少年漁陽叢中殪衛乃試鼓狂吏雲霄
看燈火垂虹道士之橋夜飲尊昆崙浮白將軍之座職方志
在所不廢風俗通自昔已然率土攸同黔風可紀朱樓畫戟
高低陣馬風橋玉貌繡衣千百番童鬢女蘆笙六孔吹諧宮
徵之音社鼓三通人作鸚鵡之舞馳頭鳳腦制自苗村鶴燭
鰲山擎來木老火樹星橋之下九陌喧闐木瓜金筑之間百
蠻狂束於寫卜歲寔維豐年藉此觀風豈非樂土宜春帖子
熙々蜂鬧排衙寒梅枝頭片片雪飄沾屐扶竹筇而進酒正
值太常之齋舍菊醫以立階喜見御筆之舊聞雞蹴鞠不比
齊風楚風跳月斫牛何嫌鬼國羅國化行俗美因草莫拂手

人情鑿井畊田昇平摠歸於帝力爰紀一時之盛聊當太史
之陳

附迎春詩
土犁先遠毛穎黃勾芒禮器鞭垂長千夫昇舉
塵霧吐春帖紅臙紫花張岑年終鼓次第起立部之伎何
堂堂權輿一隊老農態荷鋤毀積東作強立旗大書豐年
字蒙頊竹竿腰雜家山誦秧歌語真辨肝旺口眼眉相將
逐隊結聯各變化風橋陣馬神飛揚贊童年紀十四五朱
鉛塗面錦襖襖或彈箏篌爭笛管或披甲冑揮戟鎗或騎
兕象佛子團或闖珠貝波所羌壯者壁壘頗與牧豎者嬌
冶施兼嬌說風堂新天魔舞當定不是成都倡隊後一隊

更奇絕身輕一鳥空中翔復身尻翹足立肩背公孫劍器爭
毫芒斑文狸走雲猶動游龍蜿蜒來何方掉竿嫺索又一
隊猱獠花狻排兩廂村翁侏離女獐鬼搖鈴跳月心顛狂
金鍍雙睛銀貼蓋假面獅子吟西涼白樂天有西涼伎詩上句即用白語鍾馗手
拍銅綽板柳榆調笑隨白狼傀儡登場乃如此何年演自
宜春坊木瓜金筑接六詔一髮萬里西南疆山青敢嗔瘴
癘毒雪消且喜梅花香羅施之戲迎春曲放衙觀者如堵
墻他時採作黔俗記蓋笙夔鼓梓河御

春燈絕句

春聲乍沸夜如雷報道寒花帶火開三寸酸黃

柑子賤一拌齏醬並傳來

一

濟火祠前試綺羅奢香驛下舞婆娑夜即塞路人如堵大
半香童焚女多

城北城南接老鴉細腰社鼓不停過蹋歌角抵蠻村戲椎
髻花鈴唱採茶

白紵烏蒙舊有名水西柳畔是龍坑吳官金勒連錢馬串
作花燈照燦行

火樹星橋不次看珠古銀樹太平歡小篆題詞香粒一
老獼猴挂釣竿

雪後梅籠小雨涼連宵拚掃闌新粧街泥不怕沾屐履蜀
廟燒香賽竹王

朱家鐙樣巧工夫記得熙荃好畫圖十二屏風燒寶炬
枝紅淚作珊瑚

江郭風流未可期紫泉春冶似當時願將鐙火年
事話
與烏蠻木老知

上官

明隆慶中貴州土司安國亨安智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
動兵征勦弗獲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高相拱
語曰
安國亨本為羣奸撥置仇殺安信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
報復其支惡互訐總出仇口難憑撫院偏信智故國亨疑畏
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謂敢犯朝廷今蠻族自相

仇殺於朝廷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拗而已乃遂奏輕兵
掩殺蠻人官束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上未聞國亨有領
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務為斯蔽者地
方有事區不以間乃生事僥功者又以小為大以虛為實始
則甚言之以為要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寔己之前說豈
為國之忠乎君庸憐其寔宜居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
而止正其仇殺與夫違拗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則不叛之
情自明乃止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
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
事非有道者所為君其勉之阮至密訪果如拱言乃聞以

五事一責令國子監出撥置人犯一照苗格令賠償安信等
人命一令各地方安插流窮母子一削奪宣尉職銜與伊男
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子見安智居者中益疑畏恐
軍門誘而殺之推兵如故終不赴勅上疏辭免阮徂于浮議
復上疏請勅拱念勅即非計不勅則損威乃授意於兵部題
覆得請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勸國子間科官奉命來勸
喜曰吾係聽勸人軍門必不敢殺我我乃可以自明矣於是
赴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自贖三近未至而事已定矣
論曰此事若如新舊撫臣所請則西南之變不待壬戌矣
幸新鄭獨持廟略乃得無事厥后西蠻曰阿烏謎復扶安

位以叛收陷大方城摠督朱燮元走書撫之述及前事謎
以詢故老咸曰信有之乃歛兵就撫如出一轍也吾因是
而重有感矣馮猶龍曰國家在土司以戎索羈縻之耳原
與內地不同彼世享富貴無故思叛理必不然皆當事者
或腹削或慢殘或處置失當漸而成之反尚可原况夫必
反乎如安國亨一事若非新鄭力為主持勢必用兵竭數
省之兵僅以勝一自相仇殺之蠻人其無謂也馮子此言
益有感于壬戌之變也安得不思新鄭為後事師哉

方言

援父也一曰窳蒙母也一曰明的孩也弩介食食也一曰儂

射忽注飲也一曰呵艾芻擬食肉也呵已飲茶也呵應食煙也賽米也夕火也沱亦火也訖水也大送春米也介雞也拜豕也擬牛也一曰訛商訛放牛也麻馬也一曰夫巴亦豕也猛已趕集也大弄曰午也條漢人也雅奔條不識漢語也雅務不好也雅道不汚也雨曰射婁

父為包母為蔑祖為大食食為固脈飲酒為固悖食肉為固窩吸茶為固高雞為大步鴨為阿馬為雷犬為磨一為序二為瘦三為大四為布五為目六為逆七為索八為遮九為梭十為完織布為陶打傭工為陶貢趕集為拜其喪祭為白辨父謂之索母謂之味兄謂之皮朝餐謂之良推再飯謂之良

林夕殮謂之良喬飲酒謂之良撈食煙謂之良完坐謂之壤行謂之拜揖謂之張打謂之敵畜豕謂之塵慕傭工謂之果雀貿易謂之果介直趕集謂之拜謁雨謂之汶到晴謂之汶良官謂之貫

上墳曰砍地理送客曰句業官兵頭目曰抹色書辦曰募施伴當曰必蘇頭人曰海折陌耕

丁煒曰侏離之音譯以爾雅知後引異類當不讓治城公耳

治苗

阿漢者清平衛苗祭釐多智雄所諸苗有養子曰阿刺多齊

力被甲三龍躍地起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蠻蕩苗之弱者歲分蓄產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按捕必謂溪請討溪則要重賂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指為賊以應命於是遠苗咸憚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誣官苗以收鵠蚌之利明弘治間巡撫孔公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皆為溪解公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厚禮之叩以時事通疊三條荅獨不及溪公曰聞此中事阿溪為大何秘而不言通不對固叩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否則公且損威而吾族亦笑公笑曰第言之何患非辦通遂慷慨陳列始末公曰為阿

溪通路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王曾摠旗陳瑞也公必劫此兩人乃可公諾翌日將佐進參公曰欲得一巡官若等前來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衆既出公詰曾曰若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為居間辯而不服吾且死汝笑曾伏地不敢言公曰勿思汝能為我取阿溪乎曾因陳溪利害狀且曰更得一同事乃可公令自舉乃曰無如陳德讓也公曰可也皆未少頃瑞入公詰之如訊曾者瑞厚贈曾曾曰無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茅膏盡可以報公耳瑞三言難狀公曰汝第誘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而出苗苗俗喜聞朱瑞乃負吾等軍中道伏壯士百人排牙象業

薄聞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無暇溪問
都堂何如曰懦夫無能為也溪曰聞在廣東殺賊有名何謂
無能瑞曰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遽
損重賞溪遂酌瑞繼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豕
也未審比公家牛若何溪曰寧有是我當贖之瑞曰販牛者
非土人恐難強之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
家牛往鬪優者可決也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以雞卜不吉
又言夢大網披身恐出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
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悅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
至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也溪曰王何以得此美差侯其

至吾當朝之瑞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
騎往瑞曰請去俾不恐新官以為不利溪刺公又見曾一屬
殺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辭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
為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刺
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莽間擒溪刺：手縛傷數十人竟
繫之馳責州也公磔於市一境始寧

論曰苗盜之患起於漢奸或為之發繼指示於中或為之
補救徐繼行於外董援既植心膂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渡
制當事者非畏賊而偷安即養賊以自重甚至勾賊以為
利其事之壞大抵如斯自非孔公力排眾議躬行巡該用

王通之言借曾瑞之力亦曷能不勞師旅從容談笑而坐致二賊於掌握哉以賊取賊固得要領而其虛已蒞人為地方除害之心亦何可及也後之欲弭盜者絕其賄賂之門示以必死之法庶幾其少焉乎

平亂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死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勅既受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鄧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征調之兵大集

然後啟行最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撫兵劉綎蒞其江入以參將麻鎮隸參政張文耀監之撫兵馬孔英蒞南川入以參將周國柱宣撫舟御龍等親領事徐仲佳監之撫兵吳廣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蒞永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屠世績等隸參議史旌節監之而中軍率標下游兵策應黔師分為三路撫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瀨澄知州岑紹勛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雅臣等由沙溪撫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忠撫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撫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

副撫兵陳良昆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肯
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五司
遺種及九股惡苗盤踞故也而紀律嚴黨羽散矣部署已定
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並進以抵婁山關為期論
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
久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昔有威名薦綎于朝委以專制
人或疑其夙與應龍昵則延入卧內輸心腹且以危言相激
之引其父顯九之功為比致令綎大慟願誓死報又以水西
為應龍婚媿也恐陰助賊則走勅以詰之以故龍澄修其修
好之使安彊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肯志氣既一非同集

書

舍之謀駐兵既得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剪其翼
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圍合應龍勢蹙投降之書立
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并俘自出師至滅賊凡
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則奉命撫黔聞
變募兵率皆烏合之眾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敗即悔縮而
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啻秦人於越必待舊撫李標大散疾呼
而後勉强以應中情怯也東西賊之散一鼓而潰遂以賊為
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兵騎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還再
抵大方又欲反勢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調帥俱
不和主客不敵形勢不習也其所任則惟怯之曾欽馬

炯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穴弭節逾年
中隔渭水之河敵援已絕儲糗六廣之岸轉輓多艱失所
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勦心膂未齊前跋胡而後蹙尾進退維
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拙而勢屈况為陳其愚所賣
烏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狼子野心不知漢
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為餽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為
孤注虞者兵法云圯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
多寡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况水西之
地十倍于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
之援水西則有烏蘭之助化龍乃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

則以獨力仕之而不為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皎
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忠史冊書之黔人祀之
歷千百世而不可泯者矣

丁煒曰用兵之道先定規模而後從事李王二公成敗
異効亦定與不定之分而已故追思往事以示法戒將二
公先後勝敗情形兩兩比照政如充國談兵動中默會

積穀

余於戊辰之八月入黔視事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糶六
斛於是謀諸共事于黔者相率出俸錢以易之得穀三
十石有奇司會司書記之為人廩人掌之蓋將以防天

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周禮大司徒荒政十
二其書救荒最詳而道人掌邦之委積以恤民之艱厄廩
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凶豐此積穀所自來也耿壽昌立
常平倉朱熹有社倉法制非不善矣而汲黯之矯制繼
之復何人乎矧黔之無粟可發也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
以官廩倣而行之又涉于多事矣矧黔之民稀而久貧也今
惟以俸錢之所入為粟米之所出不動帑不勞民何不可者
李惺有平糶法以宏周給之仁耿壽昌糶穀于近郡以省
漕卒之費法固善而意亦良美矣至于白居易極言和
糶之弊蘇轍連蔬青苗之禍此又害民之甚者今惟以市價

之盈虛消長隨商賈之貿易有無不假胥吏不驚市廛
又未見其不可也况乎黔多石少田山高箐密去城郭五
里之外所隸皆狎獍狔狔椎髻鴟舌之徒而行旅之蟻穴于
闌闌間者朝而之蜀之楚焉夕而之滇之粵焉非有恒產之
守也非有上著之樂也非有餽口之儲而聚族之謀也脫一旦
雨暘愆咄作廢金死粟生道種相望即為之求轉移于蜀
楚滇粵之間是猶之渴而掘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
也烏可得哉不寧惟是明天啓壬戌間安邦彥之亂賊圍浹
歲城中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其明鑒歟方今邊陲綏靖苗
蠻向化仰賴 聖天子柔遠德意以共樂昇平自可弗慮

乎寇盜然而堯水湯旱則未敢預計其必無也積穀之舉殆亦因地制宜司封疆者勉其所有事耳矣

丁煇曰自古救荒無奇策惟先事預備則無奇寔至奇矣先生始至黔即捐俸倡糴本根深遠之計豈規目前者可及至以市價與商低昂尤為變通無弊

鹽價

河東昆吾波斯屬賓于閩骨吐莫不有鹽而黔獨無仰給于蜀微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產要皆出于井順慶之井久堙塗塤之井有禁所轉致者惟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肩瘡蹄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直不得不昂直

昂而民之艱食者比比矣黔民間苦矣哉三月之忘獨熬菹勝哉當其匱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鹹祇誑夫舌耳非正味也即遇其饒亦止沾唇而重復如水之交不在和羹也尚安問其為紫為赤為瑞為散與夫為苦為鉛為形為巨桃也哉無他困于錐刀故也鹽之直取于殺日賤而鹽不肯平一鍾不能易一斛女得不苦其乏夫鹽木枝可生陸地可生豈山國獨不生母亦半盈之術未精管商之政未講取不然即輸滇淮以足之矣不可然不必也緩閩市之征而竅居奇之惑則幾矣

丁煇曰黔無鹽故價昂而民甘食淡災黔鹽者緩征費

蠶而外無他法矣雖然九州四夷之地莫不產鹽潤下正
味夫豈獨靳于黔無亦川澤之奇有待而發欽先生撫
黔休嘉淪洽地不愛宝當亦有仙羊舐滷之瑞以受
裁成者其拭目俟之

禳火

黔之俗編竹覆茅以為居室勾鱗連次竈廩區井無異
位其民貧冬月率蓆帽卉衣寒必向火故歷來多火災
而列處城市者為患尤甚一遇火往延燒數百家少亦數
十家不可撲滅民苦之當其將火也水先鳴水在城南曰
南明河攷黔志所謂源出定番流合烏江是也天不雨

則鳴牛吼鼓擊聲聞十餘里鳴三日必火其應也若操符券
焉於是謀之僚屬而思所以禳之戊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庚
寅水火鳴因之齋戒二日偕父老子弟携所具香盃醴祝
南明河之水告祝融之神并禱于南將軍之廟事甫畢水不
鳴火亦卒不應而民賴以安

論曰按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
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八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
午又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數
日皆未告災鄭裨灶請用璫筆玉璫禳火子產不可曰
天道遠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遂不

與亦不復火夫火心星融風木也木火母鄭祝融之墟又
火房也梓慎之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產尚不用禘
灶之言而今乃用水鳴驗之豈有合于天道人道之旨
歟且水以克火五行之通論也水鳴則無火何以反謂之
火不亦附會妄誕之說而與梓慎之占大相徑庭耶
雖然歐陽修有言自古賢智之士皆為其民捍患與
利則治黔于今日苟于理有所拂而于民有所濟吾
何惜焉黔鬼方也俗信鬼神因其俗而利導之宣
朝廷德意以與民休養生息此魯人較獵之遺意
而余之為此或亦不至見譏于鄭子產也遂集黔之

父老子弟而書此以告之

丁煇曰善為政者必合民情宜土俗苟利于民因而導之
可也况黔本尚鬼乎先生為民請命精誠所格息水止災
此與漢史所稱滅火反風何異如必國僞是法則安石新
法何嘗不本周官無亦泥古之失而不能從俗歟

救火

左傳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余之治黔也以禳火之明日
而預為救火之議大率倣其意而行之曰禳魯之徒通告廟
鄭之大為社祈于四鄙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曰鈎梯水
器以二十人為率分道用五百人違命者罰魯之言無備猶

拾潘不用命有常刑是也曰濡物魯之濟濡帷幪鬱攸從之蒙
茸公屋是也曰斷墻伐屋魯之去表之橐道還公宮鄭之司
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是也曰倉庫囚獄鄭之府庫慎
守官人肅給鄭之府人庫人各徹其事是也曰稽奸驅翫鄭
之使寇出新客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營室鄭之書焚
室而寬其徵与之材是也曰城池戎伍鄭之城下之人伍列
登城授兵登陴是也予倣其意而行之然而魯鄭之救火一
耳而惟于伍列登城授兵登陴之說則畧于魯而獨詳于鄭
吾知之矣夫鄭小國也彈丸孱弱亦足羞矣脫一旦乘會變
作事起倉皇不有武備以為意外之防其如鄭之疆宇社

稷漆洧之士女何也而東里大夫之用心又良苦矣黔狐城
萬山苗蠻環虜數年以來哀鴻初集挽搶未靖今日之因火
以用兵蓋以儻之治鄭者治黔故曰倣其意而行之也
丁煇曰兵猶火也利害相因害亦相比從來奸宄發難每
以救火為名惟先事預防則其謀詘矣先生精于經術救
火之議事與魯鄭合轍乃獨詳于登陴授兵之說者其
亦大烈難犯之謂歟

山水

黔哇步皆山然重阜也至于水舟楫不能通又井餘之觀耳
水細矣而山亦不雄鋒橫竊列萍角而為蹄轍之妨皆無

足道然就點而論亦有可觀者貴陽都會之區風景自別左
樓霞右相寶夾岸連壤負險相望龍井湧于北富水匯其
南杜若洲邊扁釣泉上偶一登臨為之房皇追賞自咸平
而上山莫大于雞背關嶺尾灑水莫迅于滴澄盤江自龍
新而下陽寶石屏萬勝梵淨山之至高者也楊老甕城
麻哈重安水之至深者也上遊之山來自滇而盤江之水則入
粵下遊之山分于省而麻哈重安之水皆入楚烏江源自六
圭印水直通巫峽群山萬壑雖云盡赴荆門未嘗不溯昆
崙而趨大海也山皆石則巖洞玲瓏水多潛故井泉勃窣
碧雲憑虛之洞飛雲香爐之巖得以分詠于昔人而百

盈噴珍之泉胭脂神魚之井亦得豎碑于淵底也其餘一
立一壑怪石奔泉在在有之而不暇詳是皆禹跡之所未
經鄴元之所未註時無柳子孰問鈞鈕之潭游之客
見誰關石門之徑遂令山靈藏其姓氏不求封禪于
長安水伯匿其散光以待品題之高士云尔

丁焯曰黔陽山水奇者神運鬼工使得列置中州韻士高
流發屐當無停畧矣以遊在荒陬不獲齒過方幅山
靈亦若有不幸焉是篇嘗撮佳勝為黔陽開闢以
未之山水盡播姓共于人間讀者身如卧游矣

黔陽江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為牂牁牂牁者繫船杙也華陽國志稱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躑伐夜郎軍至且蘭檣船于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檣船牂牁處乃名其地為牂牁史記云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人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為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蠶至泗州城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牁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牁大姓自牂牁江入貢之語以寔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于志文之故耳按且蘭即今之遵義夜郎

即今之桐梓則牂牁江即今之烏江自遵義過涪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牁城舊址漢牂牁守陳立據思邛詔夜郎王將兵破之牂牁舊治既在思南則牂牁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檣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蓋印江與涪甕接壤而涪甕則且蘭舊地檣船于岸或即此也若定番則去且蘭尚數百里且隔烏江河處檣船而步戰而牂牁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道紆迴而粵然後入閩以致肯哉然則史記之言出溯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既不詳于木文又不明于道里是以有此誤也

丁煒曰牂牁江即烏江地在夜郎今為桐梓昔唐蒙

上書武帝欲以夜郎精兵十萬浮舟牂牁制越若泗
城之水僅一綫何以浮樓舡十萬之師哉先生攷按詳
明且証青螺之誤辨白題而識愚谷遜此精核矣

紫池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嘗閱潯州志有貴縣漢為廣鬱
唐為貴州有水出于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練其出不常分兩
派一自縣門下流一自縣上流下名曰紫泉紫泉自在粵西
與黔何與顧以貴州之名相類而故引以相加也耶然潯志
又云府城北江為黔江又南寧志亦云城西南有江左右流
至西合為一入橫州為鬱江即夜郎遯水梧州志又云城

南大江漢武使馳義戾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即此則鬱江
也遯水也牂牁江也一而已矣紫泉雖出粵西而寔源於鬱
江謂黔為紫池其亦可也毋亦志粵者因貴州與黔江之名
而亦謬引黔事歟今黔獨稱牂牁間稱夜郎夜郎乃播屬
桐梓縣播與貴陽僅隔烏江一綫而平播以後割其半隸
黔今之黃平湄潭餘慶是也其稱夜郎也又何不可哉總
之黔近粵則稱紫池猶之近播稱夜郎地固犬牙相錯第
不當名之曰紫池仍名之以紫泉庶名寔相稱而易曉耳
丁焯曰辨紫池必備核海樁諸誌不欲以疑事予黔也鬱
江遯水牂牁為黔水紫泉發源于是則名不當專屬

于粵論極力贊文兼古為當與王會州仲宣樓記並傳

閩索

壯繆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及于臨沮之難興弱冠為漢侍
中有父風武戾甚愛之征討未嘗不與此傳志之可攷者
初無所謂索也是豈記載之失耶抑亦有之談耶縱或
有之不過一偏裨耳何以遂廟食于此千秋而勿替其功亦
必有足述者矣嘗試思之古者帥與率通方伯連率是也意
渡瀘之役與也寔從曾駐師于此當時以閩帥呼之又或
有紀功之蹟以帥為率後遂訛率為索莫之攷証焉耳若
夫馬泡泉之異未必非神明其說以龍言蠻髦事既荒唐時

無特識安得不妄以為妄耶

丁熈曰壯繆次子興為侍中既為武戾篤愛征討未
嘗不從則渡瀘之後當在行間今非有駿伐殊勲何廟祀
所在不絕即滇黔諸稱靈異輒借閩帥以神其說也通帥
為率訛率為索蠻荒侏離紕繆往來如是拾遺之誤為
十姨非尤鄙陋可笑乎或曰蠻人呼索為父或曰是閩鎖
以閩鎖滇黔故名茲二說者熈皆未之信云

葛鏡橋

平越東五里西山側塞岸高澗深下通麻哈江水黝如膠有
風不波人佃居于石壁間接于猿飲霧幕山昏寡見星日

少禽多鬼怪昔人鑿石疏道縣緹以渡九譯所絕漢之張騫
甘英皆不至也今有橋蓋里人葛鏡縛長虹架躡鷗而思卒
業焉既建旋圯再建復傾于是齋居百日告黎我之神從電
鼉之窟率妻子列牲醜酒于江上作誓詞以明志曰橋之不
成有如此水其言悲其誓張如包胥之入秦庭慶卿之離易
水也衣履穿決形容枯槁般倖為之感痛流涕如是者垂三
十年而橋成而葛鏡以名異哉鏡也當治橋之難也窳_之皆
者衆矣而矢死靡移蕩其家室之所藏一國非之不顧雖
事無足道然亦可謂豪傑之士矣其生平志氣豈不偉
哉嗚呼濟民利涉國僑無聞反不若草野之行傳世而久

遠是又葛鏡之羞也

論曰羊祜登峴山而悲傷杜預銘功于石投之漢水火
抵所役_之者沒世之名耳彼鏡匹夫也即不為此橋而
自頌其人能長留于天地乎家室之所藏能果聚而不
散乎則謂鏡之才智善于殫名亦可矣

丁焯曰匹夫存心濟物於物必能有濟况鏡之毀家立
名百折不渝者哉事雖渺然視斷_之守財為子孫飲博
費者抑亦相去什伯矣先生與人為善特為反覆論斷
其序橋之險仄也如鬼嘯雲阿猿鳴雪峽其序鏡之苦志
圖成也如寡婦夜哭逐客長號傳神之妙直奪化工

鐵鎖橋

唐明皇作橋于蒲坂夏陽津鑄鐵牛八植柱纜二十四連鎖十二山架八牧人八于中流分立亭；如虹蜺之狀稱奇絕焉然此乃安流通津作之者易不若盤江鐵鎖橋之難且奇也盤江之源出自金沙入烏撒統曲靖西道畢節七星關而駐于安南入滇所必經也兩山夾峙一水中絕斷岸千尺湍激迅悍類天設以界滇黔不知壯躑當日何以飛渡也往以舟楫多阻土溺明天啟間監司朱家民擬建橋而不可以石乃仿瀾滄之制冶鐵為纜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縣之覆以板類于蜀之棧而道始通其功偉矣然纜長則

力弱人行其上足左右下絙輒因之升降身亦為之撼搖眩掉不自持車馬必下前者陟岸後者始登若相躡則愈震其險也不可名狀適乃濟之以木擇材之巨者數百排比之卧于兩崖水次鎖以巨石柱以強榦層累而加參差以出鑄其本使固及兩木之末不屬者僅三十有四尺則又選圍可大之木交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蹕貫魚逐隊而不驚也猶且施之以欄楯恃之以板屋塗之以丹蔽梵宇琳宮鱗次于崖之左右輝煌掩映如李小將軍圖畫遂為西黔勝槩焉以視十二之連鎖直締索耳况于沉江之陋耶論曰余聞之黔人矣去盤江二十里由鎮寧僻徑西行

渡訖河歷普安音捧壩入音捧亦資孔音水

淺而路平赴滇差便乃何以萬里昆明舍坦途而就艱
阻也明初傳湯諸人伐山開道拓疆闢土之日豈其徂
于成見而未之聞歟抑盤江為烏蠻夜岱地不欲其竒
險足恃故深思遠計為驛使往來之道以通王會之車書
也不然望站之飛鳶以祀神于金馬碧鷄之境不已難乎
附何景明盤江詩 四山壁立色如赭盤江橫流絕壁下驚
濤赴壑容萬牛峻架懸谷容一馬危叢古樹何陰森尋
常行客誰敢臨孀婦清晨出深洞虎羣白晝行空
林沉潭之鹵多巨石短棹輕舟安可適日光射壁亦虫

烟黃雨氣蒸江瘴波出土人行泣向我云此地前年曾敗
軍守臣祇知需貨利將士欲苟圖功勳英雄謨策自有
術竄婦奸男何足論營中鼓角連雲起陣前臨山
後臨水烹牛醜酒自酣樂傳箭遺弓尚驚喜戰馬
俱為山下塵征夫盡向江中死遂令狐豕成其雄屠
邊下砦轉相攻千家萬家雞犬盡十城五城烟火空夕
陽愁向盤江道黃蒿離骨槁魂入秋空結怨雲血
染春原長冤草只今異域未歸王高墩短塹俱已荒牧
童驅羊上塋塚田夫牽牛耕戰場惟有行人長嘆息聞
說盤江淚沾臆

丁煒曰盤江之橋始不過絙鐵懸波耳近奉給水銀錢構
造制始完備輪蹄來往如履康衢矣夫土筮之後繼以
豆籩皮卉之餘飾以黼黻天下踵事而工寧獨一橋哉
先生明眼匠心歷叙結構之工如共般德澆指至舍鎮
寧大道而務涉盤江昔人置驛寔有深意蓋必欲
苗蠻之險與中國共之也論中一筆道破政與明祖不
殺奢香而令通九驛同意孰謂一橋無閑撫馭歟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嶺名黔人謂嶺為坡在偏橋之東三重迭起高皆千仞
計途周三十里陟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迴矚之則首

坡見立中坡前後望首尾畢見起伏偃仰石垂烟接方沉
澗心窅凌峰頂行者此以手招彼以口呼送響嗒于咫尺而
不知三十里之遙也若以謝客卒徒千人魚貫之如率然之
陣矣以小李軍圖之又如神山重樓矣首坡遐眺林木蕭森
秋花掩映離之蔚之乃在霞氣之表中坡則素氣雲浮霧霏
沾人瀑布垂巖懸河注壑沿尾坡而下之白雨溪橫黃雲稍
熟楚人率彼婦子挽裳以獲小犢在旁犴豕遶側客過輒起
立去則侏離盱眙相對語擔夫勞瘁止息于樹下其聲嗚々
山詞可聽也 上山半角西復東下山花開一樹紅半滑半
乾石當路乍晴乍雨笠搖風 干構纏腰布畏頭猿啼鶴

叫四山秋下來千尺高訛放牛道固麥味訛可交飲酒好自

由奈此翻漿白汗何是場大弄日子不停校及雞生也後嶺

望前嶺雅務不好難行小坡愁大坡唇下蘆鳴月下跳搖鈴

一隊女妖嬈阿蒙交阿吉門前立果瓮人行後來路不遙

曲意亦難盡解大抵與朝發黃牛暮發黃牛三朝三暮

黃牛如故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詞旨相同耳

丁煇曰嶺曰坡易之詞也然以遷客勞人陟此則誠不

易矣黔之坡不可悉數惟大小相見以駸駸聯接得名

地為苗蠻出入之所過客恒憂伏莽先生撫黔威德遍加

魁結殂耳畏途今坦途矣煇以己巳夏過此擬有申咏



以次紀行而鬱紆延眺竟不能成一語今讀茲篇起
伏齒拳之致恍在目前文之曲折如意恍若坡公末
附蠻歌亦不廢滄浪之意乎

白雲山

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遜跡之所上有羅永菴前有井
名跪井汲者必跪乃可得俗傳以為溪龍所獻以飲帝
者又有流米洞帝居菴時洞中流米供帝及帝去
則不復流又有大杉數株謂帝手植枝葉皆南向崇
題三詩于壁人傳誦之

論曰吾于紅篋一記疑之者舊矣半月之言明祖

早知其不終則何不舉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待金川事起而後為行遜之謀俾其流離瑣尾少延旦夕乎既入滇以依西平何不乘仁宗之殂高煦告變之時而說沐氏以伸大義乃自甘流落每至以淚洗面豈說之而沐不肯從抑帝本無意于光復舊物耶既已決意東歸不從程濟之言何不直詣京師而又久憇此山耶且是時楊葉雖亡程濟尚在何致煩飲食于鱗虫神鬼耶蓋荒唐之甚者後帝詩為同寓僧竊去自称建文詣岑瑛言狀瑛聞之藩司因繫僧並及帝蜚章以聞詔械入京廷鞠之僧寔楊應祥

鈞州人應祥論死後行十二人戍邊帝有南歸之思乃白其寔迎入西內稱老佛以壽終既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著得允之歸妹又何以稱大凶金火之相尅耶事之有無俱未可知矣

又曰遜國之事神樂觀起行由松陵而入滇雲西游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結菴于白雲題詩于羅水而入荆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策去來踪跡四十餘年何鑿也况乎胡濙訪仙岑瑛械送吳亮伏地豈盡道路之口傳聞異詞乎然而大可疑者據成祖之寔錄謂建文之自焚國君死社稷可云義之

正矣如必執行避之說以為可信殊不知瓦解土崩倉皇
變作君行地道臣出水關痛歎者五十餘人從亡者二
十二士誰復從旁而紀注之若是之詳耶東西南北恣意
遊游為岑瑛者豈遂無其人直待正統改元之歲苟以四
朝而後發露乎允之歸妹既曰凶矣東歸而稱老佛遼隼
而葬西山不又與程濟之占大相徑庭哉西內壽終斯
亦已矣而吳亮之退而自經抑何故也觀紅篋之陳跡寔
千載之疑案矣或者六月四日不肯直書于貞觀燭影
斧聲只可依違于興國且欲加建文以泰伯之讓褒程
濟如子家之忠此史氏之曲筆後人之深意如是耳至

于牢落西南長篇短句謂出于好事者傳會之辭可也
丁煒曰建文行避之跡鑿其在滇黔者最久所稱牢
落西南之什寔題于滇之武定獅山龍隱菴故帝久駐
錫虜也在黔羅永之詩或出于好事者傳寫至若跪而吸
泉流而獻米與釋氏虎跑木毬之說何異其為不經附會
無足深辨所可疑者明祖之不為唐高西平之不為敬業
耳夫立嫡以長開創之君必不忍首亂家法而建文之優
柔寡斷久已無意光復西平亦豈敢以南徼偏師犯文
皇英銳之鏖哉惟歸稱老佛既與程濟之占刺謬而吳
亮自縊或與壽終之說抵牾先生從此窺出疑竇直作

一篇翻案文字謂史氏欲加建文以泰伯之讓而諱成祖
革除之非論奇而理寔執于正嗚呼安得起從亡十教
君子与之論當日事情哉

扁跑泉

貴陽城西岡巒稠複石徑縈紆衆山之間有泉一泓瀏然
清淺廣不數尺清風徐來波鱗不動晝夜其盈其縮
以逐百為度中置一石以準之莫之或與故字之以百盈名
之以聖泉而通志謂之扁跑不知何所昉也余偶過而觀之莫
測其所以因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貫通于天地如血
氣之貫通于人身則水之盈縮一如人身之呼吸也然人身

呼吸刻可以百而茲泉必以日計者何殆猶銀箭之壺日百
刻也行止屈伸乘除施閉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君子
矣吾鄉約宛泉清泚噴吐湍飛濤立為歷下奇勝然濟水
復流來自王屋有本者如是而此則旱麓也江海河澤固
無所不通耶但惜其寂處山阿烟涼草塞既無文石之壇
又無杞柳之樹不足以憇遊人之履思為梵石構亭少助
其勝暇則携陽羨茗酌泉而烹以終一日之觀又何必
學數息于道流問測畧于今史也哉

附賦富水之西去城五里峰迴逕轉總幹駢闐在彼中
阿有沐出焉名曰百盈字之聖泉度：湖：灣：涓：虎鬚

方聚魚目更煎閱寒虛暑不知歲年置準其中以驗後先
俛仰升沉罔越罔愆莫謝榮璣衡廢旋重黎解政
常義罷占綫景徒測葭灰徒然螳運周鼎之磨儀渾
額頊之天魯朴修整而未精郭許晰理而難詮一日之內
俄頃之間甫除甫乘條滿條蠲何必登現象之臺臨鐵
勒之邊高度于壺遂較盈虛于巫咸哉此其所以為
百盈歟方其進也不行及其退也坎止始焉不驟終焉不
已如日之經猶星之緯莫測其源莫竟其委孰鍵其閔
孰幹其理大旱竭而不焦巨浸稽天而不圯日晝日夜
日施日閱見兮塵游隱矣鳳舉神龍之時屈時伸至

人之可出可處往而知返求而能與寸陰是惜尺度必執
不可得而抑其可得而徙耶此其所以為聖也歟吾聞水
之潤地脈之周身一呼一吸一縮一盈釋氏數息而觀鼻
黃老驗氣以養生動則俱陽靜亦凝陰華池灌漱
湧泉引伸耆淫尾閭抵滿金莖百蓄一洩吐故納新
散華歛樸翕虛闕清按之滋滋汲之困溥節宣輔和樞
紐調真繇此而推猶未可勝潮有春秋之信木有開落之
辰雁乘之而去來蒼候之而蜚鳴抑聞聖水之稱不一其
目琉璃之滙亳州之麓烏龍二池武陽一掬巫山之
峰並此為六更讀鴻書亦云扁灼語其情狀比于灼

寔惟厚德之難量期佳名之屢托無怪乎間至錦鞍
時停華轂野客對之而流連風人臨之而躑躅

丁煇曰安寧之潮泉一日三溢連州之斟窟終朝十竭
要不若扁釣之百數為至奇也易曰水流而不盈行險
而不失其正君子體之以常德行而習教事夫百盈數
也歷終古之晝夜而不改常度信之至也非君子不
足名斯泉先生德行有常而民懷之異時構亭請以君子命
名而表扁釣曰信泉讀斯記者當與茂叔廉泉並生慨慕云

白水巖

安莊南有白水河來自萬山洪渾履怒濤湧波襄雷奔

雲洩纓巒帶阜不知幾何里而後戢志斂魂安步鋪光
以至於層巖之巔與石相商疊為三而後下馮高作浪雲
垂烟接白虹飲澗銀漢倒傾雖節艾絕崖天孫織錦豐
隆奮地不是過也十丈之外濺珠跳沫時澆人衣裾風
湍傳響于青林之下嶺猿聲流于白雲之上行李所遲停
驂馬立常若目不週玩情不給賞下有霧犀泳游出沒踏
碧凌晶固太真之所不照古治之所勿扶者每晨曦欲吐重
霧上騰紫光塞河遮蒙掩映遙看素練跡條有無如冰綃
之披玉肌烟縠之籠皎魄尤為絕曠不知何人鐫二大字于
瀑下之石盤空既奇斷骨尤巧矣聞舊有傑閣對峙遊

者得以倚欄縱目今則已矣肆閱清野俛仰流連茆屋數
間依然荒落安得十日坐卧與林徒棲托雲客宅心也耶
丁煒曰瀑布之奇至雁宕龍湫廬山谷泉而止然皆飛流
直下若夫白練橫鋪燭銀散布縱廣以數丈計而又挾轟
雷之響噴古雪之珠碧潭搖空靈犀吼地則維白水獨
矣篇中刻意摹寫曲盡洞心駭目之觀筆力堅峭極似
柳州諸記而道逸過之則本領殊也

柳阮

黔志所載養龍阮也在養龍司去貴陽百里壤接于烏江
蓋以馬而得各其事見于明臣宗濂天馬贊曰西南自昔

出良馬而產于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即古之鬼方其地
有養龍阮在兩山中泓渟翕深開闔靈氣而蛟龍寔藏
其下當春日怡和物情酣暢土人立柳阮畔擇牝馬之貞者
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蜿蜒上與馬接
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
其毋踐而即宣之豎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
寅夏國長明昇以金屬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
之于阮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尾之高而比首殺其
二尺有由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
尾間而止精形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鞞勒

不可近。輒作人形。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口百餘斤。壓之人跨馬上。使其進行苑中。久之性漸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夕月禮于清涼山壇。于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上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于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于土人。要當為不誣也。肆維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入無不梯山航海獻贊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雞貢于三佛。齊

之境其他詭形譎狀藉之紛且不一而足。而况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迹人安上宵衣旰食日懷保于小民。岩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唐虞時其遐荒殊裔瓊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于天閑十二之中揆之于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蹟武窮兵以索諸大死者果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為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詩詞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駟焚蛟龍井靈泓澄神馬生祥瑞瑞霽晝杳冥太乙翁聚通精靈龍鬪盈鳧

臆輕竹批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頰振
鬣鳴萬馬驚閃流電迹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
瀟風雨散山川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軒
太霞五彩滿瑤京范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
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厥後徐涓
亦為之歌嘗攷唐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于河龍鱗池尾
拳毛環目肉鬣居帝閑二十年後西幸至咸陽馬入渭水化
為龍蓋亦類是矣然而勝懷茲窟陳跡猶存烟霧不興驊
騮寂之遺其地者望官柳斜陽有咏嘆流連而不已耳爰
作柳阮行以代招天馬之吟非効王子淵語也

附翹塵楊柳春三眠風晴絮飛鋪白毡西山夾岍生墅
烟粟留鳴樹何翩之拖藍一沼清且連下有萬丈蛟龍
潭牝驪下嫁柔絲牽俄頃異物來蜿蜒晦冥雲物紛
勾連粵昔貢自洪武年載拜稽首蠻王箋其毛如雪
鱗如拳首高九尺花連錢塵沙八斛箭控弦奚官不用
珊瑚鞭天閑十二人爭閩爭官誇此馬真無前天子下詔
黃帕纏賜名飛越峰以傳沙苑雲錦那並肩王毛仲耳
將徒然貳師將軍絕可憐西域笑指中郎驚羅鬼嶺下
奔紅泉但餘春水流濺之按圖索駿空盤旋老鴉閑上
斜陽懸臣謙之筆豈如松馬歌更有青藤篇

丁煒曰阮號養龍則龍種當復不絕何今固寥々也豈十
里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歟抑諸夷故狡黠即得善馬匿不
以聞歟通篇全引宋文憲序頌止于末段一寓感嘆便
覺全体生動昔王荆公嘗稱東坡表忠現文字極類史
記予于茲篇亦云柳阮行篇掩抑低迴意態橫出老杜
韓幹画馬行有此神致

象冢

明天啟乙丑水西安邦彥瀘州奢崇明糾合雲沾益烏蒙舉兵
犯滇直抵馬龍鋒銳莫可當人鮮聞志黔省戒嚴調陶土
司兵會勦有一象深伏小塹鼻吸泥水數斛乘賊不意突

一覽

出咆哮起躍起數丈噴鼻中泥水作雲霧直挫賊鋒人馬
皆辟易復捲一悍賊擲天墜地蹙踏如糜賊咸披靡有裨
將乘机逐北獲全勝及暮收兵象尚勃々具餘勇鼻中毒矢
一次日創劇遍体出鏃餘三升遂斃滇黔之人德之為封
瘞立碣于馬龍南山之陽余為之補銘辭于石曰惟茲
有象見諸大易目細形龐鼻長齒巨而兼衆獸膽隨四季
生于曠野育在坊肆動若雲從靜如山峙七寶林施五
紋綉被厥性至靈頗知節義曾代舜耕亦奔尾燧授彼
金函舉足拔刺救以拜舞矐目不跪何讓英賢與啖異類
即此一戰安危攸係衆皆束手爾獨振臂群寇身魄三軍

吐氣我：高丘豐：古碣血化為磷骨埋成玉餘烈猶生
抱忠入地青草雲黃麟輅屬：

丁熈曰馬龍之後無象則幾無滇矣以一象而障全滇
受鏃三升猶有鬪志此與面中六矢不動者何異昔
明祖有云其不如象以媿元臣者斯冢存選悞將師
可以媿矣異事傳以佳銘令烈象凜凜猶有生氣勝為
曹蜍李志作諛墓語也

涵碧潭

定廣威平之水至四方河始合流而入南明越霽虹橋乘
將折而北水至此淵而不流是為涵碧潭烟雲演漾風日

遲回穀軟鷗眠沙明蚌雨令人悠然作濠濮間想上為鼇矧
石梁亘之昔人所築以障水也矧上有甲秀樓阿閣三重丹
青綺公望若圖繡紫池人士讀書地也左武鄉侯祠斷碑
歸然記征蠻也古維摩閣微雨佛燈山僧往來也闌光瓦影
下上參差梵響磬吟遠近互答每春波搖綠秋沍澄清岸柳
乍垂茸芽正芳覓魚舫之泛：洗盃竿以臨流誰謂黔中無
佳山水哉接榷可倒安問習池姓字如傳何須漢水余于是
一往有深情矣

丁熈曰唐荆川評柳子厚諸記以馬退山茅亭為第一
謂其發機織于簡約存至味于平淡茲篇是尔神似

飛雲巖

天下之山聚于黔延袤數千里行旅往來日扳躋于窮嶺絕壁之間手胼足趼雖風癖泉石者莫不困頓踣躓聽鷓鴣而生悔謂莊躄之多事也東坡之陽曰飛雲岩途次至此則心目開霽又皆徘徊瞻眺遷延徙倚而不肯徑去豈謂黔山無竒足以殫人也哉山下有溪石梁亘其左可作津逮水聲潏潏而飲溜風吹雁次相綴過橋歷級升之仰視空際挿天桀豎競勢爭高若攢圖之托霄上忽而霧籠烟接摩絮湧綿離如螺髻行故曰飛雲也既陟則門旁怪石揖我以入大于數百間屋蛟蛇獅象由碧乳滴瀝而成者上垂下伏

鬚甲皆動面前三峰拱立高與檻齊僅及巖之半石色青紅各殊牽拂相招向人欲語聞巖性好潔昔有人信宿于此而身垢者既去則瀑水突至淋漓山林而澣之既垢復澣度何未倪之癖不足多矣下有月潭寺古杉萬本梗柯叢連橘刺藤植裁通通步老衲引覘殘碑于潭側王陽明一記雖剝落猶可辨日暮登車茫茫前路一帶惟童阜耳所云殫人流連正未可多得也遂索筆題二詩于壁

飛雲巖立翠十重草：登臨日下春莫信人間惟五岳須知天末有三峰秦仄漢壘羣仙宅雲陣花幢古佛蹤如此奇山誰領畧曾無七十二家封粘天拔地湧明霞虎

豹司閭瀑布遮地斧神工峰口名紅甜白慘寺門花客
兒遊後何曾到支道禪机便是家跬步後前應自笑
真同井底一寒蛙

雙井

丁煇曰鴻篇不作鰲牙硬語而澹遠蕭疎自為茲岩添毫頰上
習安城東北隅有一井名雙井上有石欄居人汲左以坎則色
紅汲右以坎則色白是豈可以尋常道理求哉嘗閱異物志云
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如灰汁取作糜粥
皆成金色此色之一定者也又閱廣州記云鬱林郡有石井
半甘半淡潜通江波冬夏長盈此味之一定者也獨習安之井

其源同也其色同也其味同也何以汲之以坎則遂不同然其
不同也不在乎水而在乎井上之欄與夫汲之者垂綆之左右
斯為造物之奇而不可解者矣水之奇如此而寂不聞于世
此蘇子瞻所以嘆鄰道元之簡而笑李勃之陋歟又習安
有胭脂井坎稻飯成桃花色鮮妍可愛故得名然于義無所
取蓋与景陽宮畔同名而異寔也

丁煇曰井以欄分味以樊別此豈與涪溪之水殊其利鈍
者比哉問誰以蒲元之刀割茲白赤也造化鑄物真不可
以常理測者短章論著古勁無前可補寰宇記所未逮

碧雲洞

盤州出郭里許平曠交風淨翻綠浪環溪遠陌清見赤頰沿
緣曲迤直造巖陰有洞憑焉豁豁忽裂齒頰皆露不知鴻
濛何年鑿也一屏當門灑青抹綠遊者娑娑拂拭疑為古玉
幽流旁洩灑灑作擊筑聲上有片石如泗濱之浮磬又如泳
鹿之神鉦叩之清越以長始入暗甚必假松炬以行沙石錯
然屢人蹠趾坐息少定則劃然開朗天窓漏日下射層深
毛髮可數黃泡下垂如斗瞿曇大士番僧之像各一或倚
巖舞裊或踞石跏趺或蟠崖仰覩鬚白如生絕壁千尺有
龍升之長与之竟倘使葉公見之知其必驚走也稍進則駭
浪奔雷奪人氣魄望之欲止左方一徑甚微側仄宮歌足不

可置前牽後挽蝘附螺旋而後達丹灶藥爐無一不具安期
耶羨門耶何以舍青城而穴處于此耶巍然一塿拔地粘
天鬼斧雖工憑誰着想漸進漸濕亦漸隄不欲往亦不敢往
乃緣巖而上可出洞頂俯視萬山川原歷々乃復知有人
世一僧謂余言曰水入洞則世運泰亨蓋已信而有徵矣
丁煒曰歷寫洞中詭秘之景如數家珍王弼州遊張公洞
記可以方駕夫天降嘉應河水先清地發人文丁溪成
畫山川之靈與運會合水入洞為泰運徵理固然也

東山

九月既望雨霽出東郭二里登東山一峰孤立與城樓對峙

山前壁峭崖懸莫可攀躋由北岡傾曲而上徑紆烟接接蘿
尋葛陟于巔佛屋三重午鐘微響僧舍少憩遶廊西入大
士洞穿竹塢而北坐危閣凭欄高瞻山城周遭吞吐上下千
峰霞舉萬嶺雲迴一郡烟火人家歷歷在目夫昔人創此
閣覽點盛也而點之盛難矣自平播平水西而後又數經喪
亂以訖今日即哀鴻甫集室廬相望貧則徙災則散其何
以長有此盛乎善人為邦百年勝殘去殺點之貧且以火已
數十年其綏輯安全之也方五六年余治點未一年而于茲
覽其盛者由 聖天子止戈蠲租仁義涵煦之深也僧梅溪
郡人能詩善言點遺事余听之不禁太息也

丁熹曰偶尔登眺無限低徊與歐陽公豐樂亭記同與會

甲秀樓

甲秀樓建于貴陽城南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
年矣波濤洶涌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搖烏得有完樓
哉蓋江公而後無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
公當日知樓之闕于點而皇皇為之且有闕于點之人材風
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
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一人焉而不聽于波濤洶涌風雨雷
霆之交于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
而後遂成絕響落百餘年之間無復喜從事者亦斯

極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
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雖否則惟恐則安情則
廢既安且發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
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歎于驛館歟夫事之始也有初
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者當夫創者既往成者未來欲存欲
亡可斷可續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
功最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于宋儒躋矣
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于經
學苟于孟軻世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註傳各
有釋火盡薪傳以聞于後世彼宋儒直欲接洙泗之淵

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事之借而絕續之交不可無其
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事半而功倍也惜
江公之後無人焉今事倍而功半也大抵世之為無復喜從事
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于是鳩工集材而新之度木于林
伐石于山計瓦甍墁釘于匠與工于己己之二月凡百五
十日而成立于魚矧烟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間可以
為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為亦可
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材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
日挽人材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于黔士之文章卜之不盡
係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事者

丁煇曰斯道絕續之交不可無人漢儒訓詁寔於宗儒
有守待之功未可妄肆評議也先生記樓而及經學理
學隱然以斯道新傳自任樓之興廢關乎黜之人文盛
衰建樓即以興學江公而後得有先生是天之欲以斯
道大造黜士也

黔書卷上

畢

黔書卷下目

人物名宦 碑記附

竹王

濟火

武鄉侯祠

神武祠 韓附

奢香

詹黃文

許長史

陽明書院

淮陰侯後

張三丰 詩附

月溪

南霽雲康保喬

里神廟

夏國公祠

碑

水西馬烏蒙馬

草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砂賦附

水銀

雄黃

菊醬

玳竹

石花詩附

脆蛇

蜜筒柑

藥弩

蘆笙

蕨竹

凱里鉛

羊梳藤

雞墩

刺梨

蓮

紅梅丹桂

五九菊

魚

武侯錦

鹿

虎

絨

石

砂床

斷腸竹斷腸鳥

牡丹

紫微

毒毒

瘴癘

旱

土飯

竹米款行附

芝妖

鳩蟻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點士制義記用

點書卷下目單

黔書卷下

人物名宦

齊南田雯蒙齋編

龍門史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合三千年事撰之五十萬言其詞深其意遠後有作者要不過寄其籬下故凡為志乘之書於人物必詳而仕于其地有功德可紀者又復彙為一編以求合乎列傳之遺意即別杼新裁亦祇神明其意而變化之無以加司馬子長上也五代史得春秋之旨矣然不為韓通立傳後人議之令孤德柔所作皆非實錄如是則論次古今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耳劉長卿詩云獨繼

先賢傳誰刊有道碑蓋覈寔之難也豎之人物尹珍之上
無論已明之以禮樂文章氣節著者如孫應鰲李渭陳
尚象以及王訓唐英黃紱秦顥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
伯易楚誠張孟弼許奇申祐吳淮立禾寔潘潤民王祚遠
蔣勸善皆大雅復作教聞特達者也而文恭為之最黯之
名宦莊躋唐蒙以前無論已明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
應朝卿王重光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
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樗史永安劉錫鉉郭
成胡從義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而青螺為之冠吾嘗思
之矣士君子崎嶇仕路遠入邊陲君親萬里任鉅而責重

苟非有因地制宜之用鮮有不詬病而隳厥者以眎夫中原善
地捧檄擁傳潤飾太平之所為相去不倍蓰乎余是以採摭而
論次之與夫其鄉之先民頌德沒而記于替宗者並志以不朽
也嗟乎襄陽昔舊尚有典型召伯甘棠忍令剪伐五君之咏
每致歎于延年八哀之篇曾興歌于杜甫余蓋景行仰止而
不自己云若夫其人之生平事蹟則有黔之通志在

附錄文恭祠碑記 人情所恤慮于身後古存易世之商與
易存之典而此二者恒相因也有子孫陳之雖中材可獲德稱
無子孫陳之即高賢未免埋物抑勢使然乎無論往古如
我國家李韓公之功不遜于武寧武順而李不謚祺不善

終也解大紳之賢不遜于楊文貞黃文簡而解不謚家徙
遼陽也鄒吏目之忠不遜于羅文毅舒文節而鄒不謚雖
云秩卑亦其嗣斬也人臣生豎太常之勲死為若敖之鬼非
國家念其故卹其私誰為然已溺之灰而反既失之履故人情
所極慮而不可必得者國家曲体之令其世絕而祀存骨朽
而名揚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萬以來此論稍明章耳而
目之無子孫陳乞而褒謚如故得四人焉少保于公謙改
謚忠肅少師夏公言謚文愍中丞海公瑞謚忠介尚書
孫公應鰲謚文恭文恭之謚寔章與御史宋公興祖李
公時華同請者公賜謚詔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作

公祠于清平市田以供歲祀清平令劉啟周等以公祠記
來請余計公督學秦中為三秦士師瞽宗北雍為天下士
師及門入室弟子當有善言師者乃請于今御史大夫三
原溫公溫公故公所簡秦士也溫公曰弟子即誦無若公
言公且以哭公集社八首示余讀之令人涕落予辭不獲
乃稽公復歷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鰲字山甫揚州如皋
縣人占籍清平衛嘉靖己酉舉人鄉試第一癸丑進
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為江西陝西提學副
使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鄆陽人為大理卿遷戶部
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隆慶改元上幸學

宮進講無逸賜茶請告起刑右侍晉南京工部尚書卒
賜祭葬墓木拱矣萬曆庚子章等為請謚于朝壬寅詔
下賜文恭錫之誥命始祠公于清平城中予按謚法恭有
九義謚公曰恭其尊賢貴義執事堅固之謂乎予師胡正
甫先生嘗語章曰宇內講明正學楚有黃安耿公蜀有
內江趙公黔有清平孫公吾豫章有南城羅公皆賢人
也已予師與趙孫二公皆捐館舍乃合祀三公于大儒
祠及余入黔別鄒尔瞻江上尔瞻曰黔中孫淮海李同野
馬心菴皆致力斯學君此行惜不及見三君耳予平播後
輯黔記乃合三公類傳于理學已復為公請謚而得恭乃

卷之二

知正甫先生與尔瞻言不我欺也嗟乎公以易世之裔而得
易名之典人情所極慮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而得之
遭逢聖明眎李解鄒三公千里矣公所著有學孔精舍彙稿
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共若
干卷發明聖學具載諸書立朝大節他日國史當有大書之
者茲記止紀公請謚及建祠願末祠即公書舍故址表若
干丈長若干丈中為堂祀公堂外為門顏曰工部尚書孫
文恭祠祭田若干畝俱在碑陰郭子章
附青螺祠碑記貴筑介在巽服古称夜郎羅施之地後漢武
崖擒孟獲濟火從之以從征功表王羅甸則今安氏之遠

祖也安氏立武侯廟于大方前為閩侯廟巍然而峙水西
隔烏江一衣帶便是播州播酋楊應龍梟獍負險逆王師屢
征不克聖天子赫然震怒拊髀思安攘廷臣推太和郭公
才猷將畧足膺重閩萬曆二十七年春三月奉勅開府貴州
兼督理湖川諸處軍務夏四月匹馬入黔中物力單弱一
切兵食仰藉楚蜀協濟綦江一陷全貴沾危公請增兵
益餉以充兵寔計募兵守偏橋等十二處要害以
遏寇衝調補文武將吏參劾規避以嚴紀律身先臨賊
以倡勇敢總督長垣李公移駐重慶請上方劍與公協心
朋力而軍政肅然矣明年二月公誓師四月進兵首摧賊

鋒宣慰安疆臣斬閩先發弟克臣佐之大水田一戰獨
冠七路興師至壁海龍地絕百餘日六月應龍伏誅挫屍
傳首妻孥田氏朝棟等七十二名檻俘闕下是役也貴州
斬獲首級四十八百六十生擒首逆一百五十八俘獲賊屬
男女一十一百一十招降播民二萬九千八百五十奪獲賊仗
不可勝紀天子以軍興百萬金公僅用其半漕糧三十
萬鍾用十之一餘悉還帑藏恬然奉身而退溫旨款留
以定播地經理郡縣新設遵義平越二府真安黃平二
州遵義綏陽桐梓仁懷涪潭龍泉覓安餘慶八縣改
置安化黃定二縣播地方平以林復城賴公餘威進勦擒

斬俘獲與播畧相當未幾又議播水地界公與新城王司馬公議令疆臣入苞茆代播輸將于黔西沙溪仍舊又未幾議鎮雄公命克臣挈妻孥還黔代兄為宣慰而鎮雄還隴人言公慮遠謀深功高事苦然哉先是公以二品誥命改給京衛蔭仲子生員孔廷入監讀書及叙播功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蔭長子孝廉孔建男武舉承吳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三十五年公陳情終養至九疏上不得已准養親以俟起用遂得舞班于膝下朝夕承歡至三十八年五月大事已襄榮膺卹典四十年五月叙路山二苗功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賜飛魚服給三代誥命孫吳進錦衣指揮同知世襲公乃建忠孝寺于里以報君親恩四十一年皇太后頒賜藏經勅賜寺名大忠孝禪寺公在黔十年始終出處忠孝大畧如此黔人思公思建生祠祀公者七所具載祠錄宣慰安克臣獨建祠大方名曰懷德與武鄉侯漢壽亭侯鼎足而三惟生祠之建自昔有之石慶為齊相齊人高其行有石相祠樂布守燕燕人服其廉有樂公社至荀勗朱邑之遺愛重恢韋義之異政載在史冊班之可考而未有崇祠殊方者尤未有特祠于宣慰司者有之自今鄔公始宣慰率羅甸人合武產

閔侯郭公而并祠之真可謂懷德矣夫德有厚薄懷
有深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春秋俎豆之其懷也淺郭
公曰忠順宣慰亦化而忠順無迂緘毫郭公曰仁厚宣
慰亦化而仁厚無隕蠕燠仁義道德之懷其懷也深吳
壘之細民竊然祠庚桑子庚桑子不釋然曰是妄作
垣墻而植蓬蒿也何也為其淺也物不答施于天地而
天地亡恫子不謝于父母而父母無憾何也為其深也羅
甸人無庚桑郭公而天地父母郭公是名曰感其感無
心是名曰宮應角應其應無跡懷之摯也祠以柱史南
海馮公奕垣左方伯通政使寧國趙公健配享蓋

一

左右郭公施德于黔省例得并書 郭德溥

丁煇曰尚論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為古今誌乘通病
陳壽以索米不遂而不為敬禮立傳欲釋憾于武侯而
謂將畧非其所長漏與誣皆私意為之也即以黔論蔣
道父之嚴毅精明撫黔寔有異蹟前志且不為立傳至
包氏誌草而後添入王靖遠之冒賞邀功三舉兵而不獲
寇首至為苗蠻前截後殪僅以身免而黔志侈大其功
略無貶詞夫非漏與誣之明驗乎

竹王

予過楊老黃縣驛見有竹二即竹三即祠土人祀之惟謹

誌其所從來則不知意以為山也木客變焉之倫及閩郡志而後知為即竹王子也昔夜郎有女子沈于避水忽有巨竹長三節流通足間中有兒啼剖視得一男取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諸蠻尊之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西南夷置牂牁郡侯迎降賜以王爵後殺之諸蠻思之不置請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乃封其王子為侯因相沿立祠而不絕

論曰竹王之事與盤瓠蠶叢杜魄荆尸之說無以異豈果有其事乎抑荒唐悠謬之談妄以傳妄而莫之究也然吞卵履武載在雅頌仲尼不以為誕而刪之張鷟

斯之為龍種也實誌之育鳥巢也蜀妃之為山精盧志之為鬼子也類固未盡推傳亦未勝紀烏可以恒情測夏水語哉由漢迄今千百年而祀之不少襄鬼方尚鬼大抵然也抑又聞之黔稱貴竹寔此之由零陵記云貴竹之野產桂竹來風防露上合下踈每日一出羅紈金翠竹譜又作筆竹然世之稱昔不從筆而從貴以竹王故也雖然石言于晉神降于萃為齊諧以誌怪作莊周之寓言吾儒讀古人之書亦姑存而不論已耳

丁煇曰竹王之事與木化九龍相類蓋蠻方尚鬼又民皆懸而戀主惟生具神靈長復才武則世世奉之

矣存而不論所以示吾儒不語之教而聽民奉祀則亦神道設教所不廢也

濟火

濟火見史書茲云
濟火蓋從土語

漢祥柯帥黑盧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身魁面白齒以青布為囊籠髮其中若角狀習戰鬥尚信義善撫其衆諸蠻戴之聞諸葛武侯南征積糧通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平西南夷擒孟獲封羅甸國王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之凡九扯更直皆屬焉已乃攻普里諸種拓其境地錫鏤銀鳩杖嗣是而降唐會昌中阿佩率衆內附復襲王爵天成二年普露率其九部入貢襲封如

故宋開寶中普貴納土未庭仍賜王爵元至大元年授阿圖為武略將軍泰定間賜各帖木兒卜花至順元年加資善大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軍功授招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等處宣慰司加龍虎大將軍羅甸侯卒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以霽翠為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德間加安崇公政後人世襲宣慰司之職蓋歷數百年而紀未新云

論曰潯火一荒淫土帥耳當武侯渡瀘之日孰為之計大義明王章者而毅然以佐順樹勳崛起一隅為蠻王長其亦實史書之傳乎不可謂不豪矣迨乎累世相承奄

有將士安皆以識機連變宜力勦也始雖不失人臣禮故得以長奉西藩受恩罔替非徒以為覘脫而姑罵罵之也天啟壬戌之叛罪惡實盈旋即挫而崇明邦彥同時陣歿雖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作漢良柱之夜援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而發縱指示出奇制勝蓋有朱燮元之方略在豈曰無人歟何以南人復反不為益都之官屬而番將分茅大玷梓柯之鼻祖也語云順則昌逆則亡水西之子若孫其當知所鑒戒矣乎

附朱燮元條陳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見其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懇關聚落日煩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以

民不耕地漸浸軼便二黔地瘠仰給于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為折衝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農制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便七從軍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寔無勾軍之累便八軍畊抵餉民畊輸糧以屯課畊不拘其籍以畊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便九又召將吏議以為衆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為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

及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而定番以殫九小州為長官
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来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
忠順也盖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
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
虐政苛歛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為長久計制曰可
西南遊底定焉

丁煇曰孟獲之亂雍闓高定皆叛附吳夫滇與吳遠者
也黔與吳近者也濟火獨積糧通道以佐武鄉豈非曙順
逆晰大義哉其子孫歷朝內附不失藩封所謂率乃祖攸
行者欵崇明邦彥始極披猖終亦覆滅于安氏何利焉至

本朝而黔西大定卒為郡縣羅甸之裔不絕如綫先生諄
告誠無非欲安氏克守臣節以保有疆土仁人之言凡
為土司當著崇奉之矣詩曰柔遠能迓以定我王其先生之謂乎

武鄉侯祠

黔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世傳侯于章武時
南征此其平蠻略地處也按侯以南陽布衣佐先主奄有巴
蜀而成帝業自維草廬以來二十餘年夙昔以管樂自期
可以無餘憾矣洎于永安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
事夫所謂大事者非斤斤於尺之孤而一隅之安也昭烈
之志定未嘗一日忘并魏吞吳身將滅而志不良盖欲侯

之大展其才瞰中原之變與復漢室斯已耳建興元年侯以
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手握兵柄或以侯之處此痛思先
王之顧命勢必獎率三軍首出祁山為北伐之舉其事審其
計決矣而乃汲之于平蠻之後者當是時成都甫定根本未
固也主幼國疑羣蠻蠢動而人心未歸也鳧蠶最尔之國
財用弗克也脫一旦與師動衆聚議遠圖彼雍闓朱褒孟
獲之徒得從而窺伺之且有以襲其後焉吾知侯之謹慎必
不出此所以遣使聘吳因結和親可以畢力于南征而不敢輕
試于北伐此侯之雄畧亦遠謀也夫侯之南征也後主親餞
于郊詔賜金鉞一曲蓋一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分

一變

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恢向益州達昆明乃躬率步騎由
水路入粵為又得酋師濟大率羅地諸部刊山通道聚糧
以供軍不百日雍闓悉平閩孟獲為蠻王長募生致之于
是自銀坑佛光漢潯川而北至寧州慶旬而西以暨乎驃
國木鹿都魯普坎之間七縱七擒南人不反而人心歸矣
攻心為上由于街亭敗將之一言而成都根本之地如磐石
矣三月興師五月渡泸冬秋而事定凡梓潼北明東川武
定烏撒活浚地方數十里莫不以其威德以為官屬出其
金銀丹漆耕牛鞍馬以給軍旅之用財用充而國以富統矣
國富而後治戎講武北定中原此固善體于北烈之志無

負乎永安之託而侯之雄畧遠謨為何如耶嗟乎出師二表
日月爭光五丈秋風英雄淚洒正所謂運數有歸不可以智
力爭也若夫損益連弩之妙木牛流馬之奇行屯田于渭濱
作八陣于魚腹又侯之餘才剽技矣然而蜀書所載于侯平
蠻之事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三者至當而不易蓋置
吏而終不相信必成禍患留兵則無所食運糧則苦于山
川險阻旦夕告匱而多脫巾之呼唯于既平之後即其渠帥
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威俾之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綱紀
粗定而蠻漢相安此道得也且其征之方也蠻習擊刺侯
故困以兵也蠻善燎原侯故攻以火也蠻俗尚鬼侯之用兵

疑鬼疑神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為群狐三窟之計
侯故窮搜之無得避震龍之弗敢出也至于貯甲銅鼓陳績
依然又何莫非侯之奇踪闕響有以服南人之心也耶山下
有祠數百年矣距城不遠余故謁之而且新之復築小亭
于山之上覽黔之勝而立石其旁因得攷侯南征始末而述
所以平蠻之道如此

丁煇曰先南征而後北伐根本之圖武侯慮深遠矣先生
史學爛然故尚論之際發言矣且有根柢辟如萬斛湧
泉不必擇地而皆逢流豈特是編之綜核蜀事哉

神武祠碑

署東園有神武祠，漢前將軍杜繆侯關公一崇褒祀封
武安王明萬曆庚子郭公青螺所建也。墀半畝殿兩楹馬亭
在其左，鉄鼎一上有小銘篆漫漶莫可辨，而刻楔立石則三
之一石言祠之由平播形于夢中英靈紀于射圃心日可埒
尼父爵號不用曹表是也。一石刻像龍從豫州雁行諸葛
逸孟起之倫，禡老瞞之魄是也。下載全傳用蜀書本文而係
之論斷揭達旦之亮，卽灑臨沮之涕淚悲天人恨呂陸也。一
石辨杜繆之訛名與寔，與不宜橫加惡謚借音不借義以繆
為穆合乎布德執義之旨彰公道慰忠魂也。且也列表石有
歌金來有頌青螺之所以祠神武者至矣。予從而攷之祠

之建也。平播以後事耳，當夫青螺受命討夜郎離西昌之日
夢王示賊平期逾年會楚蜀師不五月悉如夢言豈非王
之呵護歟。江而勉之以削平禍亂乎，抑亦青螺生平為人心
與神通而寤寐相告語，而有以樹茲偉勳也。夫世之祠王者
多矣，即窮淑委巷婦人孺子皆知尊而事之。然此曰漢壽亭
侯彼曰杜繆，非火之誣則火之喪耳。青螺之用心于此，獨有
以辨其是非而正其較，稱首利曹氏之爵封而市前將軍之
號，角壯繆之非美名而指其壯房之寔德，吾知王與青螺神
明契合于數百載之上下，而非惟平播之入夢已也。噫，區區
一祠何足以容靈輿而青螺上為文章乃以文章進崇之夫

文章者士君子讀書明義將以為千秋之定議也故三石巋然廟貌之下反覆流連俾後之人知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此則青螺之志也歟而况乎撫黔垂十年多惠政正直仁如屢立戰功又不止于文章乎易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取以名祠其大意可概見矣予才地不及青螺遠甚而事神惟謹願以私淑于郭公云

附郭子章壯繆辨予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謚後主時諸葛亮蔣琬費禕亦見謚陳祗恃寵夏侯霸遠來亦復得謚于是追謚龐士元靖侯關雲長壯繆侯張翼德桓侯馬孟起威侯黃漢升剛侯趙子龍順平侯時論以為榮夫靖桓

威剛順平皆美謚也謚法名與實與曰繆雲長出四子上豈宜橫加惡謚考之字義繆眉救切庚也紕繆也即名與寔與之謂也讀作去聲繆六莫切謚也繆之為繆借音不借義通作穆敬也美也厚也清也漢書作敷通作繆謚法布德執義曰穆注故穆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公露也周穆王秦穆公史記周紀稱穆秦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秦紀稱繆公任好尚書注秦誓又稱穆公孟子稱魯繆公史記魯世家稱穆公顯世族大舍繆姓或讀作穆繆說故通稱也公報劾孟德執我甚固心峻如日中情甚露大行既立宜受大名而豈名與寔與之謂乎夫周穆猶有八駿之馳秦穆猶有

三良之疑魯穆猶有不用賢之疑謚穆可謚繆亦可公之穆無纖毫可疑者而烏得疑為繆也世之祀公者皆曰漢壽亭侯不知此曹所表非公意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關某為前將軍假節鉞後主十年追謚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之終官而壯穆公之易名不書先主之拜而書曹之表失其寔矣子章祠公于黔之東園題曰漢前將軍壯穆侯之神庾幾公生前之官身後之謚兩得之矣論曰青螺之辨當矣予以為猶有可議者繆與穆確有二義一美一惡必不可通稱也禮記大傳序以昭繆似可通用矣猶之漢書豪與毫倍與釐恭與共類可通用

古人語言文字之間不似各持一說也謚法所關最重設使當日謚曰壯穆今日遂改穆為繆而通之可乎穆之文王於前庶敢止乃通曰繆之文王後之學者其肯從之乎繆字之義一曰名與寔異一曰武功不成皆非美謚或者追謚之時後主繼位十年餘矣黃皓專政顛倒錯亂善惡之詞有公論存乎誰作伯者而為此謚以相加也即云通用周穆王今穆公魯終公或可以通用矣而公謚斷不可用繆今日即強為之解而通之終非所以表彰盛德也木凡其可也豈惟此也不謚武謚莊而謚壯又非也壯者勇之謂耳公之大即梁然威名震世此豈一壯而可殫今

日通終為穆將來亦可通壯為莊否乎合二字觀之以為
追謚時作俑者之罪出于小人忌刻之心無疑矣是安得
為之正其謚伸其義以訓大天下後世也乎而青螺何未
辨及此蓋已踈也

丁煒曰漢壽沿稱壯繆失實閔公在天之靈寔有餘憾托
乎平播之夢以啟青螺而青螺亦遂以文章報公刑曹封
而正易名之失千秋始有定論文章之關係如此宜閔公
之亟于感夢青螺也

又曰繆之非美謚也惟唐許敬宗宗會之得此為宜耳以
閔公而受此名其必出于小人顛倒是非也無疑一字失

寔而今傳疑千古東議禮首可不慎乎辨論透闢足補青
螺所未逮此王遵嚴所謂深一層法也若神骨之埒諱辨
則讀者共知之矣

徐嘉炎曰秦以前書終穆二謚往々通用故青螺据此以
為說然終屬臆測先生據何曾許敬宗事以壯繆皆為下
謚讀史論世據據詳核其言自是不刊蓋帝禪中葉主閭
民昏即文士如譙周輩皆佞臣也安得有公論乎陳壽之
評武侯尚云持名非其所長當時悠悠之口蓋可知矣先
生為壯繆不平守于青螺而其立言之慎則青螺不逮也

鬻翠妻也翠仕元為中書左丞明洪武四年間與同知宋欽
歸附以翠為貴州宣慰使欽副之翠死奢香代立欽死妻劉
氏亦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暉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
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為兵
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為走懇京師上召問令入
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召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
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全不
敢為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
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
高皇后曰吾知馬暉忠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

乃召暉數其罪斬之遣奢香歸諸羅大感服為除赤水烏
撒建立龍場九譯建薊今安氏即高翠後也

論曰烏羅之君長而上非一丁夫一旦折而歸我豈其願
哉終心為忠人而知之即馬暉之忠明太祖亦諒之矣
乃不來此而剪滅之及自壞其城僅全並驛以為報
計之非不善也蓋以奢香之強故由于山川之險阻財力
之富饒則莫若益驛以通之且山之通之而險失矣因之
而志馴矣然後為我制而無難此勝亦不遠猷也故除
馬暉以為生事貳而人以安遠人之心也古者劉惔可謂
奇女子矣一求問而遠奔一聞召而即至先機之智應變

之方大丈夫之所不能而謂避方女子能之乎觀其置驛
開道則又功過唐蒙矣然置驛而事由此定亦亂于此萌
矣何言之壬戌之後乘奢蘭之釁連雲烏之党雖潢池弄
兵悍性不馴亦由置驛之後當時之官斯土者誅求暴虐
有以激之而成也安貴榮嘗請減驛矣王新建曾貽書以
責之固伐謀之道然使當日稍寬恤之恩威並用亦何至
挺而走險若是哉此馬暉之所以誅也

附吳國倫奢香驛詩

我聞水西奢香氏

奉詔曾謁高皇宮

承恩一諾九驛通鑿山刊木穿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載祥
柯燹道猶同風西溪東流日齒之嗚咽猶哀奢香死中州

男兒忍中饋何物若姬亦肯火君不見蜀道之關五丁神
捷為萬年建無津帳中坐化山川走誰道奢香一婦人
丁婦曰奢香劉氏蠻方一女子耳一則來間途奔一則聞
召即至其智力不遠過人人夫哉明祖為除馬梓而寬令
益旣潤謀及萬世且不欲以生事揚遠人心也若夫誅求
暴虐激而走險木流之弊非開創所能逆計嗟乎梁毗
抱金以笑而西寧習夷之解散徐申不苛常貢而南國
琛賈絡繹咸歸官垂土者使威得是入雖萬世無弊可也

唐廣文

公名英字秀實齊陽人幼有宿慧書不再讀過日輒成誦負

氣卽敦行誼究心時務以古人自期為諸生時見器于巡方使者每召見必款語移時聽其言歎非經生流年十七舉明正統戊午鄉試三上春官不第署會川衛訓導時有麓川之役先是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討之不克廷議多謂麓川遠蠻不足較王振方用事欲示威蠻方力請大發兵討之兵部尚書王驥迎其意遂以驥督蔣貴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窮其巢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驥封靖遠伯師還寇復熾驥再往征調如前思任發仍不可得加歲祿三百石十三年思任發子机發卜發復據孟養為患復命驥督官聚張軌田礼軍十三萬征之踰孟善至孟那貴州都

指揮洛宣兀漢衛指揮翟亨戰死二思竟失所在公乃疏言邊務十三事之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官聚亨奉命征思機發不体上心惟縱已欲行李一二百扛後夫五六百人夾帶彩幣等物察散部司官以邀厚利人輒放盜祖訓擅用割剝之刑以進御為名寬留以用及至行郊外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蹴踐傷殘略不問惜其連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擬負艱辛以致有自縊死者人指賦糧為名派馬一十餘匹不知此何施設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卽將通事解作生擒遂尔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為功昔唐南詔叛侍御史李宓將兵

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
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乞正驥之罪先遣廉幹官沿
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上以
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詔公往叅其軍公詣闕辭公卿
爭識其面有欲薦為臺諫者滿考遷河西教諭疏薦可撫蜀
者侍郎張固上可之未幾掛冠歸其卒也編脩羅公玘表其
墓曰正統己巳之先變未嘗也而四方亦既騷動矣乃踈遠
小臣奮不顧身言天下事而天子又能聽之不徒聽之而又
用之當時大臣不徒不沮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朝
而言猶不壅於上聞也故雖遭莫大之變而卒亦莫之能灾

者豈無自哉由羅公之言觀之亦可以想見其時矣其時二
祖之家法未遠三楊之風規見存故大小臣工得以盡言無
慮不以出位自嫌上亦不以出位嫌之雖其言未盡聽身未
盡用而已愛知于天子見礼于大臣亦可以無憾矣蓋教職
入臺者自弘治即清始前此固未有此例宜其欲薦而不果
也公所著自止也集孫思登成化己未進士官大理寺副
論曰王驥之得免于議王振之也麓川之後振倡之而
驥和之以致連兵十載西向驛驢苗寇東聞竊發攻圍地
堡踰年不解驥殺無辜以邀功師還猶增祿賜券未幾而
土木之變作孰非麓川之後啟之哉使當時因詹公之言

悟前後捷奏之皆妄亦不至為孤注之一擲矣則謂公言為曲宥徒薪之至計可也獨敢言為足重已乎

丁煇曰廣文以疎遜小臣輒敢言靖遠攻權豎之私久而略無避忌凜々之節洵足多哉原夫正統之初猶稱盛世祖宗之成憲猶存朝廷之公議尚在场灶雖奸未敢盡逞設當武熹時禍不旋踵矣篇中推見至隱謂土木之難基于麓川洵為篤論蓋狃于戰勝則侈心生此晉之上卿所由欲釋諸侯以為外懼也

許長史

吾鄉歷城人名邦才字殿卿舉鄉試第一官長史與李于鱗

先生同持于鱗以詩名海內為嘉隆七子冠而雅重殿卿之為人兼愛其詩余昔曾讀數十篇大要風格近韓倉而縱橫跌宕可嘉元別成一家者也迄今芙蓉泉山有讀書樓在焉
癸亥春余過其地題詩壁上曰晴霞飛不斷湖水含泓澄一叢白蕙滿無數紅蜻蛚我愛許長史詩思何冷々今閱黔志方知殿卿曾謫官于永寧遂搜括其在黔之作僅得絕句四首一初至永寧詩曰風塵誰自料花鳥故相猜問是山東客何由萬里來元日詩曰客中逢改歲不解是何卿時見懸門帖春風動夜郎一折滄洋詩曰壁竒孤燈半明滅江堦月落夜潮生五端卿思三更後聽盡滴々風雨聲一夜投山家宿

詩曰西南蠻徼萬山隈昔日誰教漢帝開
野鳥常呼行不得馬蹄那復夜深來
其言藹惻和平得風人之旨當其將之黔
也過順德值于鱗為郡丞留衙齋數日作長句以贈其行曰
邢州十月凋白楊城頭出雲垂太行把酒相看日欲墮五馬
踟蹰官道旁問君胡為萬里去小臣罪合投窮荒我聞西南
羅施國風氣鬱塞殊陰陽長官椎擊覓朝吏海蠻醉鼓村中
裝男兒貴至二千石何地不可為龔黃壯遊須令百粵盡探
竒更得浮沅湘永寧自惡無瘴癘明年雨露生還鄉康熙己
巳竊月下浣小雨初晴暈姑微放萬里鄉心寂寞低徊既得
殿卿詩因並錄滄溟此篇

丁煇曰從來詩人文士不能無藉以得貴
島孟郊得昌黎而名愈藉殿卿詩才清新故自可傳況有于鱗為之推
較亦既官于黔則當日之詩必不淺此寥寥數絕無亦蠻
荒樸陋米糴無人蓋以世遠年湮遂付荒垣斷簡歟先
生時才若渴片言必錄殿卿之詩指風雅臭味尤有曠
世相感者編綴深情直与于鱗同其愛惜

陽明書院

余嘗歎昔人之不合于時而遭謫其官首或投畀于蠻鄉或
竄流于海外潮陽儋耳比也柳州梧州皆非善地而播
州非人所居尤瘴癘荒徼之甚者若夫黔接壤于柳播之版

圖則半隸于黔明二百七十餘年前後以謫官來茲土者有
王文成卯忠介西先生夫忠介以抗疏忤江陵杖戍都勻衛
後上意漸移復原官以去其在黔也日與刁士講明陽明良
知之學著書立說大抵尊信文成者文成先生疏救戴銑遂
謫官為龍場驛丞得罪之由南舉略同而黔之士相与俎豆
之無已蓋其學闡于世道人心其功裨于生民社稷明臣中
殆無出其右者非氣節文章一才一藝之士所可企及也方
先生之至龍場也苗蠻卉衣鳩舌無可通語者時劉瑾憾猶
未已事且不測自計得失榮辱頗能通脫獨死生一念未忘
乃為石墪自誓居易俟命從者皆病自析薪作糜粥飼之恐

其中懷抑鬱又與詞詩及越調曲雜以詠笑忽中夜大悟格
物致知之旨慈林中有有人告之者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始
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乃以黔記
五經之言證之莫不昭合因著五經臆說嗚呼先生之學以
謫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由龍場而發于聖賢之域也耶當
日坐擁皋比講習不輟其間風未學而衣鳩舌之徒雍
雍濟濟周旋門庭觀其課諸生四條並問答語錄俾尼山之
鐘施及羅施鬼國絃誦流傳以迄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而且里巷歌聲錫如越音歲時伏
臘咸走龍場致奠亦有遠拜于其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廣而

澤何其深且遠歟乃復以窮巖茂箐之間以何陋名軒寅賓
為堂君子亭玩易窩諸址舊跡歸然遺風宛在雖樵人獵士
過其地者無不感而生敬流連懷慕其人所謂頑夫廉懦夫
有立志而况親炙之者乎其最大者尤在與水西安宣慰三
書當是時宗氏之叛亂未平安姓之奸謀欲啓發微摘伏直
以片紙教言雖司馬諭蜀仲連射書藉無以過也嗟乎先生
一謫官驛吏耳何與地方事而乃寓深心以弭禍亂講吾道
以正人心實大有造于黔也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責者
其亦當媿而知勉矣迨乎平茶寮靖岑兗泃頭八寨徭峒草
心鄱湖一戰宸濠授首異勲銘于景鐘大名垂于宇宙皆自

龍場之石墪悟道始奈之何謂其學隣于佛老而輕詆之然
而光範萬丈揭日月而行先生之道固自若也夫知行合一
致知為力行之本而力行實踐則必從功業體驗而出先生
之生平功業赫々如是當時寧吉輩豈不聞之傾乃甘為蟲
測不惟為先生所哂抑且為向舉所不愛可知也余于撫黔
之明年重脩陽明祠既告厥成援筆書此且勒諸石以示黔
士之未學者若夫祠之亭榭竹木田草始末則有阮楊之殘
碑在皆所不道也

丁煒曰陽明公良知之學因龍場石墪而悟誰謂困窮憂
患非玉汝于成乎後來擒濠挫猛平茶寮躡桐岡掀揭事

業皆從此出如此方是有體有用真正道學彼執區區成見
以與良知辯者猶然章句訓詁之學施之事功未必有濟也

淮陰侯後

客書淮陰侯傳後曰廣南有韋土司自言淮陰侯後當鐘室
難作淮陰侯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與侯善往見之微
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嗟乎冤哉淚淫下客見其誠
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逃南
粵趙佗作書遺客匿兒于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
為己子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墘
有鬱侯所遺之書慰佗所錫之誥勒之鼎器謂其說得諸楚

張燧今定當有韋苗司其先亦出于廣南晉天福間楚王馬
殷遣其八帥率邕管柳州兵討兩江溪洞至此留軍戍之因
各據其土號八苗韋苗其一也其人雖隸版圖奉冠帶輸租
課然多陰賊剽悍歟良而烏息未見有能豪者至問其受姓
之自與鄒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率皆不知而云無有
則又何也得無感淮陰之無後姑為此影響疑似之談而妄
言之人遂亦妄紀之而妄述之歟然世之常姓多矣即云善
是胡不托之敵舉之流而傾有取蠻髦之類也抑其後來者
遠子孫忘之遂不能名其先為淮陰侯後耶事之有無未可
知然韓淮陰以襄主之功遭烏巢之滅之慘千古痛之而無

可奈何乃欲于燼冷塵揚之後庶幾得一二影響疑似之談以快志士之心亦足悲已

丁煒曰客之匿陰兒也事与程嬰相類然晋不再世而立趙孤終漢世未聞敢以立淮陰後請者漢法真嚴而少恩哉若以韋為韓後似近于誕彼鬱戾之書尉佗之誥客何言之鑿也

張三丰

閩人明洪武間以軍籍戍平越衛蓬頭草履四時惟一破衲行丐市上人呼為掣屩仙自于高真觀後隙地結茅亭書則閉戶靜坐夜則礼斗与指揮張信善嘗与奕後指城南月山

寺右地曰葬此必封侯信從之後果以戰功封隆平嘗自叙云幼年慕道長歲求元識至人之奧旨悟義理之深詮所著大類參同契内景黃庭諸說其人果道家者流乎抑時之隱君子有所托以逃耶如世所云浮丘洪崖安期生王方平輩固未可知矣亭前一池似石盂泉出地中澄泓不涸旁有桂一株掣屩手植三百年故物永樂間曾遣官徵聘竟莫知所之說者謂金川之役蓋假三丰之名以偵遜國者之逸蹤也即孫文恭望仙臺詩亦云望仙臺迥草花籠掣屩真仙落故蹤永樂當年書誥在誰知不為覓三丰然傳信傳疑皆不可考最可異者平越城西山曰倒馬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

崖千仞上有三丰遺影首戴華冠側身杖策西行儼然畫圖
極可觀旁刊神留宇宙四字余過而慕之作歌紀其事

附詩

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員嶠兼方壺風蟬脫骨幻術
耳逃名欺世夸清都刘安雞犬事頗怪錢鏗年紀言多
誣漢武不識東方朔祀灶却老何其愚人生百年五倫重
學仙佞佛皆傖夫羅施自昔號鬼國碧雞金馬西南隅草
木瘴癘山水窟其間或有烟霞徒熊經鳥伸訣自秘寸
田尺宅理豈屬地產丹砂大于斗彭亨鼎火鉛汞腴異哉
三丰倥傯侶刺羊躡道士群相呼洪武初載來黔地巉峨城
市吹都盧石鉢流泉清且旨廟砌老桂榮不枯郭外層

巖立十仞忽于巔頂傳形軀勾長頰吳作小照儼然一幅行
仙圖華陽童子兩山區僑子拖藤杖四方趨飛瀑直衝入
袍袖松花下落粘髭鬚飄飄忽忽虛御風將向往何不為我停
須臾神留宇宙四大字筆法倒懸非模糊誰人結構置峭
壁巧匠斷削斧天兵始信畫臺從非妄誕徘徊不去坐日
晡長生思假六為戲前村微雨鳴鷓鴣

丁瑞曰連岩向壁影存少室三十煉形神奇嶽嶽亦奇矣哉

月溪

僧月溪江安人明宣德初來赤水授于陳百戶樓馬院中夜
輒有光陳異而遣之至唐州壩印山見林麓洞壑負氣爭高

含霞飲景幽窗差互中有磨刀溪大石橫亘水流其旁聲若奔雷鳴夔峽壁北立瀑掛為簾三疊而注于溪遂結菴曰永洪居二載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溪與焉將別語弟子曰此中緇衆毋踰四十踰則不利抵京將召入上密令中使置佛經于地覆以錦茵諸衲皆履而入月溪獨趑趄不前上促之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籍經為罪非上所以召臣意上異焉取經入賜以茶不飲而南洒問故對曰番都火焚四十八戶用襍之上未信後守臣奏火作如其語久之遣還至留都遂示寂後人廣其故居以為寺緇流僅四十人過五人則一死過三人則一病過一二人則有青莫能踰其數黔

中稱異僧首月溪焉

論曰凡為浮屠家言者類多神明其說以張大之而釋氏之教遂易中于人心月溪之事近于幻矣為儒者所不屑道然其事亦有足錄者昌黎表佛骨而友大顛固所不盡廢也丁煒曰桑巴嘔火葉令飛鳧往見于傳記月溪之事非必盡出于誕然道不同不相謀存之以資譚塵可也

南霽雲康保裔

南霽雲之得祀于貴陽以其子承嗣之為清江太守也康保裔之得祀于容新以其子繼英之為貴州團練使也然二公又自有其可祀者唐書霽雲與張巡同傳睢陽射賊臨淮借

兵至今讀之凜々有生氣攷宋史保裔為高陽閔都部署亦以戰死其人謹厚好礼喜賓客嘗操矢三十引滿以射箭鏑相連而下貸公錢十萬勞軍沒後新吏鬻器玩以償此皆與日月爭光者豈必待子而後儼然廟食乎傳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貴陽士戍之受圍也城垂陷守者登陴而哭賊忽見旌麾甲馬布列城上乃不敢入是則南公之捍患也萬曆戊午春不雨官吏迎康公而禱之公像不滿三尺介冑赭面昇夫踉蹌流汗雷雨隨至歲以大宥是則康公之禦災也况其撞門書號靈蹟不一郭青螺張鳳舉諸君子嘗稱道之矣安見貴陽新泰之不可祀而必以其子之故哉

雖然自古忠臣孝子文章道德仗節死義之士生歷其地沒則為其地之神如馬伏波神于壺頭張桓侯神于閬中柳儀曹神于柳州理或有之無足怪者若夫二公者一宜祀于睢陽一宜祀于天柱于豈無與也使不有子為之後官于豈以顯其父之賢則詩書所載世之英傑皆可祀者多矣夜郎之人亦奚取渺不相屬之二公而為之立廟乎則謂二公之祀以其子也又且奚愛其人尚不伐其樹况愛其子矣而不想其父者乎永嗣歷三川多忠政繼英入質真宗歎其世為忠貞二子亦人傑云丁焯曰向康二公之祀于豈第當論其有功于民与否不必計所從來也然康夫肇祀之初必因二子宦豈為厥考

立廟禱而有應遂崇享勿絕耳

黑神廟

禳火之後首告祝融之神高辛氏司火也次祭南明河之水
後黔俗也次又詣黑神之廟而致禱焉神姓南名霽雲廟在
黔城之內凡水旱灾祲癘疫兵革之事有禱必應能有功德于
民而民受其賜血食于斯不知歷幾百年土人以其長冠戟
髯而貌之黥也故曰黑神云攷南公范陽人行八為唐名將
射賊將尹子奇喪其左目立功睢陽生平未嘗入黔也黔何
以有公之廟也黔通志所載名宦公有子名承嗣者為清江
郡太守歷婺施治三州多善政後自請討王承宗有戰功豈

土人之所祀者乃其子而非其父欤抑或其子宦遊此地曾為
父立廟遂相沿數百年而尸祝俎豆之無已欤唐至德二年
尹子奇復圍睢陽城中食盡張巡令公犯圍而出告急于
臨淮賀蘭進明擁兵不救愛公勇壯具食延之公曰睢陽之
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
無分灾拯患之義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啣落一指以示
進明日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嗚呼亦
偉矣哉宜乎其為神之聰明正直能大有功德于黔民也夫
有功德于民而祀之者正也今禳火之後禱而祭之而遂無
不應火災以弭而民受其賜蓋黑神之靈為故並書之

丁煒曰南公不食進明之食歸與張睢陽同死一段勇烈之氣千載猶生宜其為神而有功于民也前篇既與康公合叙此復更為引伸者點苦火患尤劇南公弭火之功尤其立禱立應也當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並讀

夏國公祠

弇州別記云陸子淵玉堂漫筆言鎮遠侯顧玉卒贈夏國公夏上少畫當作虔音讀遍考廣韻玉篇正韻皆不載此字豈陸該博別有據耶然贈國大典寧有舍正韻而巧為字者好奇之士乃尔不足信也予撫貴州入南門有夏國公祠考明玉珍國號夏都重慶故貴州亦名夏顧成平貴贈夏國公

非顧玉也成初封鎮遠侯子孫嗣侯外二庶子世襲指揮一在貴州衛一在普定衛之除

碑

黔永寧有諸葛公碑新貴縣學有王文成君子亭何陋軒二碑又有羅文公寄題陽明祠一碑

水西馬烏家馬

馬之良者惟燕北而涇注之佳則又龍大宛之末則汗血涇注大宛皆西域也水西烏家近于西故多良馬上者可數百金中亦半也其鬻于外者凡馬也而其上者蓋人愛之不肯鬻亦不頻倚惟作憂也臨陣地用之喪死則以殉水西之

馬狀甚美前眎雞鳴後睨犬蹲腸潤膊厚腰平背圓秣之以
苦菽焉啖之以薑鹽焉遇暑暍又飲之以薑漿焉體卑而力
勁質小而德全登山踰嶺逐電歛雲鄙螳螂而笑螻蛄也龍
鬣鳧臆肉角蘭筋志倜儻而精權竒也有馬如此不可謂非
良矣然而未若烏蒙之異也烏蒙之馬體貌不逮水西而神
駿過之食蒼筤之根飲甘泉之水首如碓蹄如孟齒皆黃區
耳則桃記以平涂試之夷然弗屑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隱
然有不受羈勒之意所以英雄之才不易測而君子之道貴
養晦也為郵無正九方臯者蓋亦難矣辨之則不以耳而
以齒耳之桃記又如眉月然蓋多儻以攫高價者孰謂烏蒙

愚哉詰其故惟乎攻駒始生必寶貴其母時飢渴而潔寢
處朝夕與俱所以助其種而使溢乎其子之氣而無闕也生
三月養質之佳首而教之繫其母于層巖之巔置駒于下餒
之移容駒故悉乳不可得倏縱之則房皇踟躕奮迅騰蹕
而直上不知其為峻矣已乃繫母于千仞之下而上其駒母
呼子應傾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之則狂奔衝逸而遂下
亦不知其為險也如此者數四而未已焉則其膽練矣其
才猛矣其氣肆矣其神全矣既成駒復絆其踵而曳之以
齊其足所投无不如意而後馳驟之盤旋之燈封之上暑潤
之間金鞭一下欲嘶不成則陟大行若培塿履羊腸若莊衢

而軼倫超群也嗚呼此烏蒙馬之所以良也天下事何一不由
于學况馬乎

丁煒曰馬之良者由學而成君子而欲致用於世可廢學
哉故歷之於危疑震撼所以練其膽也試之於錯節盤根
所以廣其才也配之以道義所以養其氣也謹之于睹聞
所以全其神也篇中刻畫神駿觸目超光元章天馬之賦
無此神尚

草器

盤盂盞蓋之屬凡數種矣壺為善桐酒乳茶注之提之等於
滑稽鴟夷也若棊局則遜楸枰之逸響矣戎宜預箭炮馬韉

囊之被之等于障泥玫瑰也若鈿合又增陸離之采色矣用
水牛皮北者首牡者亞為潤者貴狹者賤烏髮者上鍍者次
焉以水浸之燻毛剝肉取其澤且平也以火烘之龜文縵理
取其乾且厚也以木張之以鑿定之以刀削之而後膏以福
祿烏膏之其功十也以沙覆之以土窖之以石礮之石出而後
繪以文采焉繪之其色四也四色皆和漆成之首則黃蓋色
之正者故首也蘇長公與人論箭謂如叔向之取護茂是也
黃以石黃絳以淮口砂碧色合靛青石黃而一之羊肝色兼
黃味靛而三之錄車鐵筆花鳥賦形斷輪承蜩之技也雕蟲
鑿舟運斤成風雀青蚓邊鸞之手也又水而有乳漆器其制

度略同獨繪事各別不謂鬼方人有此淫巧耳

丁煒曰奇峭如考工記

未砂

自馬蹄關至用砂壩十里而近自用壩至洋水熱水五十里而遙皆砂廠也熟洋之砂為箭鏃為箇子用壩之砂為斧劈為鏡面此其凡也采砂者必驗其影見若匏壺者見若竹節者尾之掘地而下曰井平行而入曰塋直而高者曰天平墜而斜者曰牛吸水皆必支木竅板以為廂而後可障土畚鍤錘斲斧鑿之用靡不備焚膏而入蛇行匍匐如追亡子控金顛而逐原鹿夜以為旦死生震盪之所不計也石則斧之過

堅則煤之必達而後止有狡獪焉象王鳥於菟長豨鳥則大幸矣否則柘椽鳥簌數鳥簪珥鳥要亦聽之靡而重者為砂窟伏土中响々作伏雌聲聞者勿得驚之則他走凡砂之走響如松風無巨無細咸以晶瑩為上柳子所謂色如芙蓉是也方其負荷而出投諸水淘之法之搖以床漂以箕既淨糞而漉之不即乾口以吹之其水或滯之池或引之竿越崗踰嶺消々天上落也獲之多寡抵序命地之啓閉抵序時砂之枯息賦序質不可強亦不可恒也銅仁萬山嬰川板廠皆有之

川賦
攷夫銀燭流于朱提銅山啟於兵曹合浦有夜還之珠
菑洋有醋滌之瑁精鈔美邊林邑螢飛黃鶴青雅錫蘭流

潰西域之首荷葡萄南粵之珊瑚翡翠莫不居之為奇有
以為利至若丹砂之名首見禹貢與砥砮而並稱入髹漆以
成用鐘乳質近而形分紫瑛性殊而貌並烹而煉之絳雪
瓊膏餌而服之十洲三洞術傳鴻寶鷄犬昇雲書秘枕
函杖黎照誦雅川勾漏是求香山炉峰見弄衛公以之和
美昌黎因而兆夢石可點兮逋償金可化兮采送訪邵陽
之顛遺井尚存過洞庭之野鑄鼎猶頌匪怪匪迂宜愛宜
重于稽所產不一其鄉二酉之麓間出湯池之下深藏難
習聞而未睹今乃見于黔疆阡江盤水婆娑銅崖咸可握
而可採然忽開而忽閉未有若開陽之夥者也于是奇羸

之徒廢學之士指煙嵐以爭趨驅舟車而未至相與募保
傭工畫壤列肆迨一錢之蚓蛇探重泉之幽悶墜高支以
忘天脂親嘗以覓地帳晚夕之莫知置死生于非意乍吐
微鉅儼獲大貝雜土石以同居寢曠林而酣寐或如矢鏃
或如斧劈或莹如鏡或點如漆棘幹比光火齋較色燦矣
霞披歛然榴滴足累雜精半煙火德細若輕塵巨寺拱壁
岩魄陸離尺量斗計謂之砂寶辟邪魅有符豪客名家連城
肯易傳入番出梯升陁陁附燈引榻擔肩找檢載披且淘
且汰審厥格良別夫族類此什襲而緝藏彼貿遷而周市
別有沿村野老接澗瓜乳指斗引芋漉未拾零足浸溪而

蝕趾目注粒而損睛波濤為之盡赤襟袂為之損頰苟錙
銖之可取雖織忽其敢輕爾乃作竈支爐置碾施杵研之
則我朱孔陽蒸之則揮汗成雨學圓璣之走盤任點易而
滴露更呼為汞改號曰硃其實則一其變則殊噫噓嘻此一
物也既不足充耳目之玩乃妄傳服食之神以致多搜索
於官牒遂視為希世之奇珍使者不言神仙願下令而長
禁砂其莫產山谷何為苦此一方民

丁煒曰物之寶者取之必殫其勞采砂之法約略與采金
同嗟夫天地生物本以利人迨來者既竭而求者未厭則利適
蕪害矣再讀黔行記程詩采砂淘金二謠幾下捕蛇之淚

水銀

窺有大小金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能為十層次入之
間以淨紙布陳灰于其上治以杓中凹而圓以釜差殺
之擦盪沉而塗其為漆之乃煎之凡一晝夜而成滴懸珠
洗淨燥煉皆升于覆釜之腹小者以煎砂石相錯之氣子既
膏之掩以鈎籠如篩塗以泥且其孔以疏氣者四孔則周
邊槽之穴其上覆以小甕亦塗泥固之而後煨炷燻可成汞
登于甕溢則注于孔之槽俟其性定絕而注諸甕將熟而縛
之乃可行遠如或傾之歎之以椒聚集如故啟甕甕者必含
毒或懸計乃可逆不則觸其氣而齒墮已成水而升之復可

為殊不忘其本物亦有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永生砂中不待烹煉而成者尤不易得羽化之資糧也

丁煒曰升汞事極瑣細入古雋之筆始知九還存御頤鑛皆可成金

雄黃

產安龍之這興適于粵林之法易于砂塊者為上末次之較者為上點者次之巵榼山佛皆可鑿塊不恒得則聚瑣屑而雌之媿之用為茅膠茅膠者薯蕷之別種不可食者也其汁若霖漆可以合雌而萃澳黃有嶋有雄則較雌則點矣古人點讀之誤抹以雌黃人之講張為幻者率類是故曰雌

黃其口而吞中石以之塵堂故曰黃堂蒲觴藥物取諸是辟惡而除毒也雌黃見之則骨麻黃之精為至寶其尤可壽曰佩之宜以貴用是舊連城不足多也

丁煒曰簡勁如古黃頭陸離之尤黃精長也

薊薺

薊薺賦曰薊薺菜也薊薺曰火風浮留而端布紫之萋

移朱寔之離以理陰冬而不凋有以薊薺是也薊花如流蘇茶如華攢子如桑椹或亦西域之種矣陽莖陰股膚白皮烏其味辛古近于杞柳之樵矣嶺南人取其葉合檳榔食之呼為薯蕷亦薯也又為九真之藤根似芋而長葉似天

南星而大點之人食檳榔者購于滇新破之長寸許与石貴
灰並咀口中赤如血又澀其油醃為醬故曰蒟醬楊升菴丹
鉛錄所考非謬矣二物微不同然資之以調燥濕疏積滯消
瘴癘功則一也

丁煇曰蒟蒻与檳榔合食調燥濕而消瘴癘功誠有取然
不知漢武當日何慕于是而特為開西南夷人主好奇之
過至疲中國以事遠方而不恤深可悼嘆或曰蒟醬即雞
縱醬也梁武帝日惟一食之止蔬菜蜀獻蒟蒻噉覺美曰
與肉何異勅復禁之姑附之以備參攷

印竹

乙丑余官武昌來江上凡夫山由水涯風亭月觀之間見此
君之風梢雨籜青之猗：輒為之解衣駐馬坐其下流連竟
日今于點得印竹以其名攷之自產於粵之臨邛或山川相
接草木無殊故亦有于黔耳土人呼為羅漢竹蝸腹蛇跗鶴
膝龍腫竹中之品：落：俯視一切者夏屋湛贊東方生云
開濟明豁包含弘大雄節邁倫高風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
方之外者也子瞻嘗取以况太白余于印竹亦云斷以為杖藜
之惜之俟歸田之後老而用之無為嵩陂之柳化龍飛去矣
丁煇曰印竹螺河之節：經寫然便爾傳神試于月落庭
空時披誦數迴襟韵瀟：奚啻琅玕之贈

石花

習安三岔河以下地勢劃然而開萬仞壁立一水怒流昔人所
咏谷黥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顛往掘地得拳石如卵
意洪荒時皆澤國乎水漸行而為陸廣為鳥江縈紆遂折入
蜀合岷水而為長江則亦江之源也然攷禹治水瞿塘滯澗以
上不聞有疏鑿之跡則此劃然者殆巨靈所劈歟去三岔三
十餘里有可處峇崙倍峻河亦倍駛上下十里可以小艇涸
溯而不可截流徑渡也險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初發
之日若塗朱石上斑斑然三五為叢經二三日漸長並數叢
為一片大者輪小者掌鮮明爛熳城頭之霞壁上之幟未足

擬也再二三日漸黃漸澹倏歸烏有矣其生既在絕壁之間
又必值山水大發時危巖斧削巨浪雷轟古今來惟遠眺顏
色稱奇絕耳雖好事者無羽輪甍車孰得而尋其根蒂哉迨
水勢稍落泛舟往尋則藤蘿不施苔蘚不生瑩瑩峭壁而已
向之殷然在望者豈山川之氣蒸鬱所成乎而潯水迤東良
溪澗溪之間夾河而立者猶是也不聞有此河由三岔以
抵思蜡兩崖峭削亦不大殊而亦未聞有此庸詎知山川之
氣獨鍾于此歟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
不類草木之花第每歲必一發每發必以夏歷之不熟土人
恒以其生之高下色之濃淡決旱澇豐歉如持左券嗚呼

亦異矣

附詩瀧三岔河轟萬仞劃然地勢開烏川合一派兩
厓古所劈峭立山不壞清河四月半湍流忽滂湃斑斕石
上花初發卷如蠶望之塗朱紅晴霞落天外奇葩三五夕
小者復漸大十里百數叢赤城冑青靄或圓如羽蓋或高
如旄旆經旬色微黃淡寂餘殘瀨天女采之去瓣蕊不可
丐水漲畏蛟鼉觸舟多水恠泊夫大落時花空已難再石
青壁鮮光離無根蒂獨于遠眺宜巨靈何狡獪
習安山水佳紅溪抱綠岑無如石花奇疑是優曇林安得
凌首夏回溯一相尋挈烟駕漁艇泛斜陽沉馮夷息浪

鼓高柳鳴幽禽紫花衣帶間紅霞滿清襟汲水胭脂井
晚炊還孤斟月上沿厓行佳聽三潮音

晚蛇

長尺許圓如錢背黑腹白暗鱗斑可說也生巖地伏草澤
間出入往來恒有度捕之者置竹筒于其徑則入其中急持
之方可完少緩則自碎故名脆暴之使乾已風去癘視其身
之上中下以治人之項腹腫足同不驗

丁煒曰醫師之用至于蝮蟲水蛭天地所以無棄材也蛇
毒不能攻毒亦在用者有以盡其材耳

寒蒲柑

或曰即南海之紫羅槓視佛指而少摩指形悉具屈而不伸
剖食如蜜類楚澤之萍寔也黃裳元吉其臭如蘭咀嚼之
馨流齒頰美其子離之可執盤州以上咸有之蓄之樹以決
歲薦之梓則彌月色不衰而香亦不變可謂果寔中之幽人志士矣
丁煇曰數行可當橘頌煇向嘗有詠柚二語云應訝萍為
實從呼橘作孫移贈蒲柑有當弋獲

藥弩

黃帝作弩其臣彘牟作矢弩怒也其柄曰臂鈎弦曰牙之外
曰郭之下曰懸乃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其矢則有絜矢
鏃矢增矢弗矢庫矢之不同矢指也言有所指向也其体曰

蘇其弓曰羽其末曰栝栝旁曰又總名之曰箭之進也盛矢
器曰匣以皮曰箠織竹曰箝木曰步又以前又其中也書
曰右虞机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弩與前之謂也秦昭王作
白的之弩以射虎嘗通為安陽王治神弩以射粵軍武鄉
侯損益連弩作元戎弩一發十矢以把魏兵李陵十弩俱發
昔之用弩者多矣然未聞有藥矢也耿恭守金鎖城以毒藥
傅矢語曰漢家神弩其中刺者皆異因發強弩射之中矢
者視肉皆沸于是大驚此藥矢之兩自也黔之諸苗皆用
弩而其矢必傅藥治藥者為補籠之神家謂之補籠藥水
雜毒物碎而煎之以為膏雜犬婦女及白衣生人皆不得

見凡七日比成以藥名齣者合之塗諸矢插步又中懸于火側時之溫養之使勿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与拔矢者皆立死又有苗能醫之用利刃自頂至踵寸之割之使血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他藥傳之始可生齣藥產粵西類勾金皮不得齣則藥不驗齣者多粵西猾盜須禁除之

丁煒曰向從黔中來讀先生禁挾弓弩文告凜若秋霜建威銷萌原有妙用禁齣之說聊亦以過其流耳

蘆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其中空以受簧是為匏笙也尚氏之笙也記曰絃匏笙簧黃帝命伶倫截嶰谷

之竹雌雄十二以象鳳凰之鳴形似鳳翼故又曰鶯笙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又云笙之大者曰箏則又可稱箏笙矣鹿鳴之什曰吹笙鼓簧笙必有簧猶喉之有舌也語云調鳳管矣鶯笙簧必次而後鳴物必暖而後生也古之善吹笙者嶽山之事者矣不意海之蠻荒每歲孟春笛之男女女相率跳月男吹笙于前以為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行列其笙截蘆為管首六通其節而擲比之長者四尺以次而短短至三尺參差若羽竅其短者孔六以連于長以指捫之而又截竹徑尺擗指于六管之衝而吹之一呼一吸聲若鶯鶯之吟漢每至有場既闕歡情欲泮

則遲其聲以媚之長管之上冒以匏短管之中置以簧之用
響銅為之恒用火炙亦古制也前人詩云管清羅袖拂響合
朱唇吹人情應節轉逸態逐聲移苗俗固不嫻音律而其
應節之轉逐聲之移則又甚善余覓而眎之其狀如此

丁埴曰天地中聲自在人心荒裔遠夷截竹于喁亦自成
聲應節豈非莊生所謂天籟乎異時采白狼慕義之歌
試以蘆笙吹而進之當編入鞞鞞之科傳此盛事也

蕮草

蕮草即燭麻黔蜀有之生于離落溪厓間葉類麻多毛刺
螫人手足腫痛至不可忍杜子美所謂草有害于人曾何

主阻修其毒甚蜂蟻其多弥道周是也不知者往往為其所
中比其毒于蜂蟻蝎蛇始不為過鉏而去之置諸水中勿使
蒸蔓所以遠患也然土人未之沃以沸湯則可已瘋亦可
肥及世固無棄物故以童子厚而治軍以解能尚而傳昔非
盡無濟服用之者何如耳宋祁論物志于蕮草亦云葉
能螫人有花無定司冬弗悴可以祛瘴方人謂是草堪醫信哉
丁埴曰凡藥之有毒者如天雄半夏之類未經製煉皆能
殺人譬如使責使詐馭之失道必至衝決蕮草以沃而奏
功害人者能害人矣

凱里鉛

鉛青金禹貢鉛松怪石是也產于蜀而黔中蠻峒之所出者品最上楊雄懷鉛提槩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韓退之詩丹鉛事點勘蘇長公云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蓋鉛之用廣矣高漸離以鉛置筑中扑始皇又見于史記若夫龍汞虎鉛則道家學仙之術余所不諳也惟近日以瘡蠱毒為功甚大取之者清平凱里香爐山之陽有穴焉深可二三丈再深則倍之于是躡其壁勘其牖捶其壑而後影見焉或仰以升或俛以縮偃倭焉首与膝並也蘆除焉足与尻張也又虞土之崩也木皮搯之穴之迷也松肪照之而後鉛獲焉其質鉛其狀石也于是春之連機之碓淘之麥

冲之河災之梁林之炭路之洪治之疆庶幾其成矣凡蠱毒之中人浸之居之取其汁而飲之功与藜荷葉茶余故為黔人傳之

丁煒曰雲方蠱毒之害最甚著凱里鉛所以存方也米鉛之法与米砂類大槩易出機杼更極古峭如米老袖中怪石以敵後出者尤佳

羊桃藤

吾嘗讀陸元恪一書而木之蠶也一日將治向堤患其石之不固匠氏持藥蔓至白今日用此之汁以合石粉膠漆不害也問其名則為羊桃藤因憶陸云長楚今之羊桃引蔓似

藤今人以為汲灌尔雅云長楚鉞艾芋桃也鄭箋云長楚藤生子亦一名鼠矢又云鉞艾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似又與陸說左矣陸佃云長楚今羊桃白華子如小麥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寔皆連理故詩以刺淫焉此但言其花葉子寔根蔓耳而未及其纍之用也陸氏亦但謂其可為汲灌而未及于固石也夫石堅確而崎零及以柔蔓之液遂能締合而成交宜詩人之見刺也獨念牛羊之用多矣既以名枣又以名桃而果蔬之細又曰奶櫻桃之別為牛桃艾之名牛蕪蒼之名牛藻藤之名牛棘漬之名牛蕪義雖無取而其稱則怪矣故箋之

丁婦曰辨一羊桃藤向本草箋疏方言釋說無不備考真園自白所云一字不知引為已耻也

雜攷

自苞之族肉芝之遠自也一名蠶介而生之下多白蠟氣而蒸也秋八月生淺草中初分地則如三漸如益移子則紛披如鷄羽故曰雞以其從上出故曰蠟性有二惟紫者可茹白能傷人蓋其似以亂真不可以不察也人有肥瘠之殊肥者味厚瘠則薄理固然也謂而不求歲可再得立則否然亦現其剽削之態若為其化以之元包甘鮮味可悅熾而藏之膏而漬之漬以水昌衣自為最然則膏定而產味不及漬埋

鉛者金之奇鉛松怪石是也產于蜀而中蜀州之所出者品最上楊雄懷鉛提漿從計史訪四方語作方言輯遺之詩丹鉛事紀勅蘇長公云水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蓋鉛之用廣矣高漸離以鉛置筑中朴始皇又見于史記若夫龍承虎鉛則道家學仙之術余所不諳也惟近日以瘡蝨毒為功甚大取之者清平凱里香爐山之陽有穴焉深可二三丈再深則倍之于是躡其壘勘其牖捶其壑而後影見焉或仰以升或俛以迫偃倭焉首與膝並也蘆除焉足與尻張也又虞土之崩也木皮搯之穴之迷也松肪照之而後鉛獲焉其質鉛其狀石也于是春之連機之碓淘之麥

冲之河采之栗林之炭鎔之洪冶之鑪廢幾其成矣凡蠱毒之中人浸之磨之取其汁而飲之功與藜荷葉芽余故為黔人傳之

丁煒曰蠱方蠱毒之害最甚著凱里鉛所以存方也采鉛之法與米砂類文獨另出機杼更極古峭如米老袖中怪石以最後出者尤佳

羊桃藤

吾嘗讀陸元恪之書而未之識也一日將治南堤患其石之不固匠氏持藥蔓至白余曰用此之汁以合石粉膠漆不啻也問其名則為羊桃藤因憶陸云長楚今之羊桃引蔓似

藤今人以為汲灌爾雅云長楚鉅艾羊桃也鄭箋云長楚藤生子亦一名鼠矢又云鉅艾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儻而柔順不妄尋蔓似又與陸說左矣陸佃云長楚今羊桃白華子如小麥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寔皆連理故詩以刺淫焉此但言其花葉子寔根蔓耳而未及其纍之用也陸氏亦但謂其可為汲灌而未及于固石也夫石堅確而崎零及以柔蔓之液遂能締合而成文宜詩人之見刺也獨念牛羊之用多矣既以名枣又以名桃而果蓏之細又曰奶櫻桃之別為牛桃艾之名牛蘄若之名牛藻藤之名牛棘瀆之名牛蘋義雖無取而其稱則怪矣故箋之

丁婦曰辨一羊桃藤向本草蔓疏方言襟說無不備考真
陶貞白所云一字不知引為已証也

雜攷

負苞之族肉芝之遠自也一名蠶今而生之下多白蠟氣而蒸也秋八月生淺草中初拿地則如蓬漸如蓋移尋則紛披如鷄羽故曰雞以其從上出故曰蠟性有二惟紫者可茹白能傷人蓋竊其似以亂真不可以不察也人有肥瘠之殊肥者味厚瘠則薄理固然也對而求之木歲可再得立則否然亦視其肉腸之態若為美耗以之元苞甘鮮殊可悅熾而藏之膏而漬之漬以水昌家自為最熟則膏定而產味不及漬埤

雅引莊子雞鹵不知晦朔集韻塿土菌也鳥飛而斂足菌形如之
丁煒曰凡物有真必有偽如鉤吻之類黃精蟪蛄之類螻
蟻誤食必至傷人點溘雞墀之美久為中州膾炙為中特
著赤白之辨為食經炯鑿學者何可讀尔雅不熟也

刺梨

野生夏葩秋實幹如荏藜多芒刺葩如荼靡實如安石榴
而較小味甘而微酸食之可以已悶亦可以消滯漬其汁煎
之以蜜可作膏正不減于梨楂也然亦有貴賤辦之單者土
人以之挿籬而代槿胎之重者名為送春歸春深吐艷大於
菊密萼綠英紅紫相間而成色實尤美豔之四封悉產移之
他境則不生豈亦畫疆之雄過淮之橘耶人普定烏撒梨不
下建陽宣城亦有梨膏佳者不下河間

蓮

點中蓮少庚午臬司曹君著池內忽放數千花內有並蒂一
枝予亟往觀之踰三月曹君致矣

紅梅丹桂

點有紅梅枝似虬龍花如胭脂有丹桂花甚香烈與黃桂花異

五九菊

點中菊有五月開九月復開者名五九菊

魚

點中止鯉一種無他魚也都勻亦有鱖味不佳蝦蟹俱數不堪食鎮遠有水獺日捕魚數十以能捕蟹者為上

武侯錦

錦用木綿線染成五色織之質麤有文采俗傳武侯征銅仁蠻不下時蠻兒女患痘多有殤者求之武侯教織此錦為卧具立活故至今名之曰武侯錦

鹿

龍里東狍狍村其年十月有鹿突至內一黑者毛黝肉肥狍狍以火器斃之昇回村中食之鹿項上一銅牌鑄孔明放生四字凡食者皆斃

虎

開索嶺下蠻村中一婦人化為虎文炳如奪門而出不知所之或一月或數日必來頭其子少頃出頭執而去

紙

石屏紙極光潔可臨帖

石

點多洞壑洞中多素乳石里人斷之昇入城為石筍太湖英石不讓也昔定石似玉玦之可研供思州石有銀理玦之可研呈獻工不精故似形不佳

砂床

銅仁箭鏃砂色比靺鞨大如瑟，散生水晶石中紅白絢映可寶也。余獲其二為筆床鳥。

丁煇日記註詠備右數條可補稽含陸璣之闕

斷腸草斷腸鳥

斷腸草叢生根如高陸葉類蓼而大莖有節當心抽花藥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似桑甚黠地多有之。署園中百叢也。紅鬚內艷頰牙外標華橙之映翠幕丹瑤之廁碧瑤當不過是初至未識其名有楚兒自尋甸至始呼之毒能斷腸可賊也。辛未夏雨過忽來小鳥止于穗間羅之綠衣鳥喙似倒挂么鳳軒輕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楚兒

曰此斷腸鳥也嗜啄斷腸花子米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論曰按本草經斷腸草一名鈎吻一名野葛一名胡蔓一名黃藤今證之皆非也。陶弘景云鈎吻言鈎人喙吻入腹。斷腸是矣然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隱居斯語為茅山黃獨及覆攸辨無使學長生者誤服它物已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鈎吻蔓生葉似鳧葵則大謬矣。稽含南方草木狀云野葛蔓生葉如羅勒一名胡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邕州容州之間花扁如卮子色黃白其葉黑一葉入口百竅流血人無復生也。後人之注本草者習其說而不察遂謂鈎吻胡蔓草野葛一物也。而其

名如毛詩中螽斯莎雞蟋蟀之類俗謂之斷腸草復從而傳會之謂五六月間花似檉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南者花紅夫鉤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曰藤誤指此草為蔓生之物更失其真况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檉柳迥殊乎無亦草之毒者不一種猶夫人之無良者不一族為弘景諸君子所不及詳不屑道歎惜乎爾雅未載郭璞鄭樵未註旁引曲喻不見于三百篇故陸璣陸佃羅願輩亦未疏其義也杜甫之詠除蘘草疾惡若讐嗟乎有世道之責者往往遇此毒草不知鋤而去之而反按劍於芝蘭之當戶何哉丁焯曰薰之不無猶也梗楠松梓不無枳棘也足之般之不無

窮奇恃仇也大抵然矣是在有心世道者區別主持之耳草名斷腸其毒已甚鋤之惟恐不速乃先生疾惡若讐本懷也

牡丹

歐陽永叔牡丹譜曰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洛陽者為天下第一未嘗及于越也又曰人謂洛陽居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事與順于此之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為中和之氣故花獨與他方異右大戴則華陽出水為方輿之書而不屑載一望類石花巖並草木而賦之况花乎而况花中之姚黃王而魏紫后者乎又曰洛陽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

州之中在天地崑崙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天地之和氣宜偏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噫文忠之為此言是殆欲四海之大九州之遠無一夫一物之不獲必不忍牡丹之獨新于黔而丹州延州東青南越以暨乎洛陽之所出者黔皆可兼而有之也仁人之言藹如可聽也又曰凡物不常有而為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恠駭不為害者曰妖黔之山無草木矣而何以有牡丹且牡丹不常有而僅見于吾署之東齋不幾疑為妖且恠歎然而黔之無草木也風土殊也又斧斤之過也牡丹之不常有也以菑植而愛恤之者寡也黔乎亦于物何所不宜而曾無人焉孰植而愛恤之縱有名花

奇亦而終不免于湮沒零落寂于蠻徼山谷之間者可勝道哉東齋牡丹有二叢凡四種一曰鶴翎紅一曰玉板白一曰鞋紅一曰軍容紫其開之盛也在穀雨之後五日云丁焯云黔滇地當西南後天卦位屬坤寄旺夏秋之交得五氣之中故花木滋榮無所不宜豈獨新于牡丹哉推之士雖樸野服詩書民雖愚亦率禮教有心者何可薄視夫黔也

紫薇

紫薇俗呼為怕瘡花梅都官詩薄庸痒不勝輕爪嫩榦生宜近禁盧是也以指爪之梗葉皆動可用麻姑鳥爪矣赤莖光賦無皮葉對生花解紫鋪蠟對茸夢仲夏始華開落相續至

秋深乃罷省中多植之謂之薇省而天上又有薇垣意其種自天上來也余昔官秘書舍人申息盟先生贈入直句云西清今夜月應照紫薇花蓋取諸此矣點署有二株大可十圍高出鵝表離奇輪囷傑榦禽枝數百年物也以余生平所見莫大于此每遇風日晴好爛熳鋪張幾于明霞繞閣高燭臨粧眺赤城而登日觀初不知花光之照人也憶始至署時見此輒輟然色喜亭之紫薇花向我如有意因三復歐陽公語令人尋繹無盡此後冷落衙齋得以麗日延曠亦足破除岑寂遂更吟六一之章曰人言清禁紫薇郎草詔紫薇花影蒙山水不知官况別也隨紅日上東廊乃大笑曰官况如此似

亦不惡頗念花之居傳舍中歷年久閱人已多矣吾儕碌碌風塵忽去忽來何所藉以不朽不又大可歎哉

丁煒曰昔白樂天見紫薇憶元微之詩云除却微之見應世間原少惜花人紫薇大至數圍高出鵝表足為臺署奇賞故興致不減微之延曠之餘遂有清篇

蠱毒

從蠱從皿蟲之藏於器者也器有蟲則必敗故欲幹之其為害不易知故又稱蠱惑蠱毒他省所無惟雲貴閩廣則有之苗狝欲致富者多畜蚺蛇蜈蚣毒物于罌缶中滴其涎沫于酒食以飼人中之者紋腸吐逆十指皆黑吐水不沉嚼豆

不腥含礬不苦是其瘡也又有挑生蠱食魚則腹有生魚食
鷄則腹有生鷄又有金蠱蠱夜則飛出飲水光如足練金彩
爛然要皆利人財物或與人有隙或代人報怨故以餉之遠
則十年乃發近則俄頃一為所中覺其有異即服白蕘荷汁
可以無患蕘荷葉似甘蕉根似薑芽差肥春初生根可為苴
曰蕘苴性好陰木下生者尤美潘岳閒居賦云蕘荷依陰謂
此也白者為貴神農經云蕘荷治中蠱中蠱者服其汁並卧
其葉即呼蠱王姓名周禮庶氏掌除蠱工祝禴之嘉草攻
之即此物也

丁煇曰蠱毒之害多中于人不及知之而療之猶有瘳也

中古之世蠱害未甚而工祝嘉草之掌已著周禮則知聖
人防民之患固或弗至固不獨為三苗百濮致備也官賈
夷方盡五錄而珍諸時後

瘳

瘳氣自鎮寧已上凡地之近粵者即有每於春夏之交微雨
初歇斜日欲脫井碧瀟灑非虹非霞氣如蒸林則瘳起也遭
之急伏地或倚樵柳或舍土庶幾可免否則立病如痲瘡久
則黃疸脹腹或逾年或二三年莫之救矣必得黃花根治之
黃花生水澤間長尺餘葉如蓼花間山薺根可取魚亦可
倒盡土人多識之夫瘳瘳生于嵐山澤不止之氣也氣必

乘虛而入中于口鼻而遂匿乎膏肓夫固有以致之也東坡云吾

正練氣寡欲可以無病又谷參寥書云北方何嘗不病何必瘴氣三復斯言可謂遠矣鎮寧所轄之火紅落架瘴近用火器驚之即解散遂習以為常亦漸不能困人

丁謂曰譬諸用兵東坡之言先為不可勝者也是篇所著方可以轉敗為勝者也居夷遠害之道備矣

點中
起草

礎潤則旱大潤水痕出則七八日不雨山上野燒四黃枯似北方十月時一雨則草木茁生三日青葱如旱

故氣

之不同如此昔所云礎石潤而雨未可以概點矣

土飯

明萬
曰下
殺乳
成膏
忽滿
又崇
活今
者雖

間滋陽縣大饑忽有羽士星冠飄劍過之指一隙地土飯可食忽不見眾異之掘地尺餘土皆碧色微有飯者啖之下咽甚適因共爭啜一方數千人皆取給地飯數畝深可二丈馮歲春將無羽士俯地若有所拾窺掘則皆沙土不可食蓋仙家狡獪為之以濟人者也又崇禎丙子間江北大旱鳳陽山中亦出此土民多賴之以活今志數年前歲大飢居民亦掘土以食而民之無食者雖過旱往食之亦足以見點民之貧也余聞而憐之

乃覓視焉。白臍若米糝，嘗之則澹泊無他味。及胸稍沉滯，入腹則飽悶多食，有窒澁而至死者，大都饑寒之下，不暇揀擇，畧可充腹，即同甘美，要為旦夕計而已矣。其不死者，或別有他物以禱之，未必專仰此土，終不若飽糠覈之得正味也。

丁煒曰：民饑而至於食土噫噫，甚矣。道家者流，尚能作此狡獪以行其不忍，彼坐擁倉廩而視民飢死者，咎可勝道哉。

竹米

竹花為草華，實為金琅玕。山海經云：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結實而枯死，實落復生，六年而成。町是竹，未有不花且實者。惟花實而後菁華竭，蹇裳去之，根是

一

以必枯也。而又云琅玕之實，雖朱采之以飼鳳，故鳳非梧桐不栖。非琅玕不食，則琅玕又第以供鳳食者，豈人為余言往歲多旱，林竹頻生花結米，若粳糯，色微紅而味甘。民間多米，摘以為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生。凡花則必旱，蓋旱徵也。而非常亦不待六十年。唐天復中，隴西大饑，竹生粒，數州之民得以濟。夫五行志：遇乾封之歲，銖石流，金草木皆焦，禾稼盡槁，而竹乃效靈如散籽出粟，以相貸，是其功在養民者。今日思預為之計，而起其瘠，敢諉其責於箕箒之谷乎。

附錄：江湖長翁竹米行。竹君亢宗，擅楚墟一，脩聳山，澤腥風流，秀整與世殊。楚俗食息皆爾，須薪之難之且蘧。

篠筴筍箱篚箠籃奴溝瓦厥祖美其雉隨索斯獲掇諸
塗今歲麥秋歲旱餘得麥僅足償官租竹君憫農如士
夫著花結實干林俱密砌玉粒綴流珠株々纈取雖錙銖
彌頃旦畝無間株磴磨蒸炊勝雕胡隣里乞索水火如生
令輦塵與歌呼野叟好事能分吾香清而冽甘而腴此君
行能不一書此惠及物旋就枯摩頂放踵忘其軀所學無
乃墨者徒老子苟祿天之隅袖手無策蘇媪孤投匕三嘆
吾慚渠

丁煒曰奇句似韓

芝妖

芝妖

芝名茵一名三秀一歲三花瑞草也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
皆生于土氣和暢則芝草生未有生于屋柱者漢元封二
年甘泉宮產芝有九莖金色六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
歌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生于函德殿銅池中唐肅宗三年七
月延英殿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製玉靈芝詩三章天寶初
臨江郡人李嘉應所居柱上生芝草太守張景獻截柱獻
之未聞以為妖也而杜陽編則云屋柱木無故生芝者黃為
善白赤諸色馬牛龜蛇之形皆非吉祥而謂黃為善亦不盡
然人云乙未年貴陽某帥善柱上生芝色正黃大如拳
經月不凋經人觀之當時以為瑞未幾兵敗人某鎮將駐安

順廳事中柱亦產金芝時滴漿汁取而飲之比于甘露謂可以延年不三載而亡物固有其先見者祥桑雉雉之類惟德可以勝之良有以也

丁婦曰乙未時黔中猶未服屬彼割據將帥類皆橫暴武人簷芝雖異德何有焉其以谷徵宜哉

螞蟥

元馮士啟者許昌人仕黔為順元府經歷常奉遣抵驛日已暮驛吏告曰今夕螞蟥上岸麻色須暫停以避之詰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馮怒趣馬行數十里至溪畔忽見一物如屋烏刺赤下馬伏泣若訴狀再詰之仍閉目搖首不答馮

趣同

於是下馬祝之曰某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尔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毒霧尚觸人口鼻乃各上馬比曠抵前驛吏驚曰是何麻色乃若是馮問此何物始敢言曰螞蟥精也馮後官禮部尚書麻色方言官人也烏刺赤驛之牧馬者

曙

論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獐羊皆氣之雜操中戾所鍾非理之正也螞蟥殆類是歟黔鬼方也田瘦山焦盲風毒霧人跡罕至草樹亦稀狎獠狉狉之倫侏僂狎狎之態斯何必山魃木客椰榆現形牛鬼蛇神紛紜變相沃沮見面而之士海濱獲長臂

之夜而後謂之怪也耶噫檣杓為黃熊彭生即大豕
九尾之狐術能善媚十頭之鳥名曰鬼車天地之大何所
不有世之貝錦作諛人含沙如鬼蜮者雜揉乖戾之氣政
不獨黠之螞蟥然矣然既曰螞蟥復稱螞蚌又生于溪中
則其為蚌之大者可知岳陽風土記云洞庭烟波中有蚌
如片帆夜吐巨珠與月相射文昌雜錄云孫莘老却居高
郵湖邊一夕陰晦俄而光明如月見巨蚌浮一殼如張帆
狀其疾如風由此觀之蚌之如螞蟥者不過困蠢水族耳
其中未必有也亦烏能啖人欤柳子厚所謂黠之驢者何
以異惟其如屋可駭也土人誤以為妖馮君不察遇之輒

懼之而復祝之無乃懦甚乎尚有鷓之大者兩相持而啄
其肉其不入于漁人之手者幾希矣螞蟥亦幸免矣哉雖
然于寶作搜神之記張華擅博物之名志怪之書君子不
廢溫嶠然犀于牛渚為其所嫉退之歐鮭于潮州其文可
誦余述螞蟥一事亦欲學陶淵明之飲酒讀山海經且以
代郭璞之註僧繇之繪而已矣

丁熾曰說者謂物至十載或數百載則蟲豸花木之屬皆
足以為祟大約以歲時既久蓄毒已深故一發洩焉而觸
之者遂罹其害孔子亦云有木石之怪有水土之怪至觀
齊詩之書亦埋之所有者也然而剛直者往之能勝之昌

黎之驅鯨道輔之擊蛇凜正氣浩然莫當彼邪不勝正妖
不勝德區區者何足為哉黔之山窮巖絕怪人跡罕至則所
謂螞蟻也者亦宜其所有獨是天地化育不以山川英靈之
氣鍾之偉人傑士而頽以毒螫之害縱之異族造物疑不應
若是豈欲故產此類以待昌黎道輔者出震驚人耳目以鼓
舞天下之為正人君子者耶乃若馮公者下馬一祝雖不若
韓孔之赫赫而彼即旋避意其人亦非碌碌者流歟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俞賢者小卒也勇而善鬪入伍十餘年一日點兵賢牽馬堂
下立余詰之曰馬齒幾尾禿皮鞞骨瘦而首下垂老矣尚可

馬語

戰乎賢曰馬齒六十誠老也其壯如故維三歲之駒八尺之騾
莫若也曰試言之賢曰馬之有也父若兄習之經數百戰矣
歲月迭更人事代謝而馬獨存日秣豆粟三升酒漿五合雖
有生弱却之弗領美以之登山而入康莊之途也高下疾遲
東西向北治之而輒應無不如意焉終而不知烏蕪策所勿
用也不惟此也一夕馬病且嘔且頽云其四蹄之劇甚也於
是延馬醫而徐之陳席于地馬徐坦腹卧其上久伸舌再
喘、作肩左徐左蹄則予左右蹄則予右前後亦如之如是
者三日病既已而後起立于權側又曰昔者天墮之戰也履
層崖逐虎狼瘡痍毒而解纒絕眾馬困矣馬之老益壯如故

賢言如此嗚呼亦奇矣哉馬之老而可用也此鑿鑿之伏波所以據鞍顧盼而趙充國之于金城自謂無踰老臣也雖然賢小卒也假使賢之于馬愛少而惡老嗟之馮唐其如賢也何哉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魯頌駟篇曰思馬斯才思馬斯臧夫一馬也而才與德並可比擬于賢士君子之林而況于通人語乎王子論衡記廣漢楊翁仲事抱朴子李南之說是其証也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又周禮路隸掌與獸言王喬有解鳥獸語書一卷蘇長公詩云長髯奚官騎且顧前身是馬通馬語余欲取以贈賢云

丁煇曰獸畜之狎于人久未有不通人語者特有意而不自建耳俞賢世與老馬習故能識其性通其語謹其芻秣葉餌以示其年而盡其材老馬固以賢為伯樂哉昔朱忠亮為四鎮即度不汰老卒而曰吾于老馬尚不忍棄篇中與忠亮同意嗚呼孰謂燭武退秦必及臣之壯乎

賢士制義

於三苗鬼方習格鬪喜兵戎不可以文章治也故自莊駘唐蒙拓疆通道以來治黔不之召賢曾未聞有與之稱詩書崇儒術首余心竊疑之他省勿論已黔與蜀山連川文洋柯捷為邛崃已渝諸郡縣迢：烏江一衣帶水耳蜀都

賦言錦江玉壘之奇也劍門灩澦之險也橦華邛杖翡翠
兕象之珍異也碧出蒼弘之血鳥化杜宇之魄也可謂壯
且麗矣而司馬相如嚴君平王褒楊雄之儔搗藻秀發
含章挺生抑何人才之盛欤若夫黔數千百年以迄今日
英流達士寂々無聞徒使西蜀公子笑人良可歎也嗟乎黔
豈無才乎說者謂山重澤涸石饒土瘠蠻荒天末其地不靈
即偶有奇瑰倜儻之才生乎其間而耆舊不逮益州載籍誰
留四庫况兵燹之餘家貧智短志隨學踈鮮不拘墟固陋
甘與草木同腐耳余是以疑而信々而復疑以為黔不當若
是也遂於勸農講武之暇進黔士而叩之見其人多磊落通

黔志

脫其文亦蘊藉深沉如玉在璞如珠在淵如馬之伏櫪苟無
以濯磨而騰蹕之求其清輝發越追風逸群也難矣雖然黔
士亦嘗聞之乎通今服古乃稱三代之英月露風雲豈盡雕
蟲之技八股制義源根於先民道德功名宜無慚于衮影
余昔嘗以斯言告東吳之士矣今日宣揚

聖天子右文德意以致三苗十羽人格皆正余之責也自此
人才日盛文章一新人余之望也願黔士無以曹鄴却芘小
邦自固彼魚魯集叢之山川不復睥睨夜即稱雄長可矣
用此黃山詩跋余氏法帖山云黔女斗絕入雲夷中頗
有以武功顯者天下統一統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說黔人

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謂黔
中無奇士也子明嘗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于長
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
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動里中子弟耳目他日有以
書顯者益自我發之子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
書字蓋其小小者耳他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
務實求風俗以道術為根源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
而建立云々余於辛未秋離黔時留書數百卷于黔之
學宮經史詞賦理學之屬無不該備後五年遇黔人詢
及諸書云提學某以瘴亡書盡散矣學宮無復存者

丁煇曰村不降地而生豈非所限也惟倡興無人斯廢然
沮耳諸生今日得文翁為師張林威慨夷豈無人之乎

黔書卷下 年

田綸霞中丞作黔書凡七十六篇篇不一格其記苗蠻種類
記水西烏蒙馬記革器記朱砂水銀雄黃訖里鉛錫醬印竹
諸篇有似爾雅者似考工記者似公穀檀弓者似越絕書者
請之如視滙師化人之戲故相國孫文定公泚亭作顏山雜
記記山麓琉璃窟器煤井鐵冶等文筆奇峭亦如此漁洋山
人王士禛跋

是書為四先輩之所誤曾云陸子鶴倫亦見之每欲假閱輒因循未果陸子名梅喜讀書得祕本必手自鈔寫且黃校勘不倦於雜正壬子癸丑間下榻予外家太原氏過從更數析疑問難相洽甚歡迨歿後長物幾不可渡問歲壬午訪許喆亭於古石屋復見之詢所自知從陸本鈔出即假歸閱兩月繕錄此帙噫三十年往來胸臆而一旦得之慰何如也雖然追思舊雨漸化晨星而余髮種殆將老矣觀物捫懷曷勝振觸喆亭為吾先友巨源先生孫淳其名也能古文詞畫竹由是觀之一書之微遇合有數况其他手書此以告後之讀者

陸子鶴倫

乾隆二十有八年歲在癸未秋九月既望東川主人魚元傳

重讀一過漫識



黔謀 天兵三日晴地兵三日并 四日八禁殺鴨

九月五日易移火進房

